

目 录

两种观点.....	1
旗上的星.....	6
手榴彈沒有爆炸.....	9
戴助听器的人.....	10
馬利基的影子.....	14
在“比凱普西宝贝”的窩巢里.....	17
奧馬尔·海揚和7175号福特牌汽車.....	20
看不見的战争.....	24
过去之声.....	26
軍事独裁者在寻找工作.....	31
上校戴上了鬍鬚.....	34
軍事独裁者幻想着未来.....	38
“飯已煮熟”.....	41
会見未成.....	46
在二十四小时之內.....	48
和平的烏云.....	51
坚强的神經.....	54
“紅色的百万富翁”.....	57
斯大林格勒的榜样.....	59
和平的胜利.....	63

美帝在叙利亞陰謀失敗記

兩種觀點

去年十月初，当我乘坐斯塔的納維亞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大馬士革时，反叙利亞的“神經战”已經达到了極端緊張的程度。女服務員不停地供給乘客們報紙，美國的报刊上進行着狂暴的反叙利亞運動。

我問女服務員，往大馬士革的乘客多不多。

——只有兩位，您和客艙的一位先生。

——為什麼這樣少呢？

姑娘最初聳了聳肩，接着職務上的笑容從她的臉上消逝了，她說道：

——據說戰爭在那裡就要開始了……我真擔心，我有一個兄弟在東方，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要是我，無論如何也不去……

——可是您不是要飛往那兒去嗎？

——噢，不！我只到羅馬，在那裡要更換飛行組。啊，這就到羅馬了，請扣好皮帶，熄滅紙煙！

飛機穿出雲層，下面是蜿蜒如帶的台伯河和丘林上的“永久城”。落日把科洛西姆遺址^①照耀成一片紫紅色。甚至由高空看去，它那早就被占領者燒毀的巨大的半圓形殘址也

^① 指科洛西姆斗獸場，這是一世紀時建成的羅馬的規模宏大的圓劇場，約可容納觀眾五萬人。——譯者

使人們惊奇它的宏偉，勾引起人們对建筑师天才的怀念 和对战争帶來的灾难的記憶。

在羅馬机場上我买了一个明信片，走到邮政分局，打算寄回家去。窗口坐着一个消瘦而愉快的意大利人，嘴里哼着一支歌曲。听到“艾 枉特 圖 波斯特 吉斯 波斯特 卡德”^① 這句話后，局員停止了歌唱，詫异地笑了一笑，并作了一个各民族都懂得的手势，表示“我什么也不明白”。我把明信片遞給他，并指了指應該貼邮票的地方。

——啊，等等，先生，等等！——局員看了看地址，突然操着一口相当不錯的俄国話說道：

——寄往莫斯科？您是由莫斯科来的嗎？

——是的，您在哪儿学会講这样一口漂亮的俄国話呢？

——在奔薩！我作过俘虏，真見鬼，噢，有一次那兒發生了一件事……

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到底这位意大利人在奔薩遇到了什么事，这时，突然有一个人抓住了我的肩膀，抱住我，迅速而毫无联系地乱說着一些阿拉伯、俄国和法国話，然后是拥抱。他的手颤抖着，在他的眼鏡片后面泪水閃閃發光。

——請原諒……但是我不能……当我看到……一位俄国入，我就不能冷靜……您講俄国話，您是由莫斯科来的，我說不上来，我太激动了……

这位矮壮身材、黝黑臉龐、漆黑头髮的人，确实是真挚而深深地激动了。过了几分鐘，他冷靜下来，这才談到了自己。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臉龐我觉得有点眼熟：原来我曾在莫斯科的報紙上看見過他的相片。这是馬恩·丹达希，一位叙

① 英語，意思是“我要寄出這張明信片”。——譯者

利亞的歌唱家和音樂家。他曾隨着一個藝術團到過莫斯科參加聯歡節。年輕的歌唱家的演出很是成功，他也聽了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歌曲和音樂，听到了，但几乎什麼也沒有看見……

聯歡節之後，在莫斯科醫院里，蘇聯醫生們給馬恩做了複雜的眼科手術。現在這位恢復了視力的他，正在返回祖國的途中。在莫斯科逗留的兩個月里，丹達希學會了一點俄文會話。雖然他知道的字很少，但是他所用的每個字所包涵的感情和熱誠却使你覺得真是婉婉動聽。

他的故事感動了郵局的職員。

——穆里托·賓涅！賓尼西莫！——意大利人說道。——這真和重生了一樣。我明白您的感情，在蘇聯，在莫斯科有着值得您感激的人們。

——是，是！難道我會忘掉這個嗎？——馬恩回答意大利人說。——可是，不只是我一個人要感激蘇聯人，睜開了眼睛的千百萬阿拉伯人開始看得更清楚了。他們看清了，誰是他們真正的朋友。目前我們敘利亞的局勢，如果沒有找到這樣一個偉大的可靠朋友的話，恐怕它早已倒在血泊和鎖鏈中了……

馬恩講得很久，很熱烈。他的激動的講話打斷了通知去大馬士革和阿巴丹的乘客們應該到飛機中去入座的擴音器的聲音。

我和馬恩不在一個機艙中，但是我們約好了，到達大馬士革之後馬上會面。當我走到自己的座位時，首先看到的是放在我的座椅上的一雙穿着大黃皮鞋的腳。大腳的主人是一位年紀不輕，但是長得很結實和有着滿身橫肉的人，他就是我的新鄰人。他的襯衣領口开着，代替領帶在脖子上纏着一塊藍手絹，稀疏的頭髮稍微地蓋住粉紅的頭頂，大鼻子和大下巴突出

地压倒了臉上的其他特征。你真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已退休的竞技者或者“馬拉松舞蹈”的冠軍。他的行为过分不客气了，像一个过多地要人向他陪笑的人似的：他講話的声音很高，輕率地麻煩着为他送来口香糖的女服务員，之后，似乎稍微愉快了一些。他把脚从我的座椅上放下来，然后又攔到前排座椅的椅背上。

机舱里慌张地闖进两个人来，匆忙地走到我的邻人跟前，从一个高大身材、身着华丽服装的褐黑色皮膚的人背后伸出一顆如同火候不足的面包的头来。

——契尔斯先生，就是那个我和你們說过的意大利小伙子。他会帮助您的——高个子說，而“面包”搖晃了一下，鞠着躬。

英文称呼叫做“小伙子”的那个人是一个年紀相当老的人。衣領沾滿油污，領帶已变成了抹布。

——他准备好了嗎？

——是的，先生！

——好吧，讓他乘下次飞机到阿巴丹去。

——是的，先生！

——其他人乘船去。

——是的，先生！

——迅速打發，我非常需要一些可靠的人，这些阿拉伯人現在完全不可信任了。

——好吧，先生！

——走吧！已經收梯子了。

——再見，先生！

——再見！

……飞机穿过云層，宛如在鑲了鏤的月亮用寒光照耀成

的雪白的平原上飞行着。

——您不喜欢阿拉伯人嗎？——当送来晚餐的时候，我問邻人。

——这是个多么多情善感的问题呀！我开采石油，有人妨碍我做这个，我就不高兴。

——誰妨碍你，阿拉伯人嗎？

——我在东方干了三十二年了。这样的困难还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甚至从我这里領錢的會長也开始談論什么民族复兴的蠢話……

——这有什么不好呢？

——可是这就增添麻煩，妨碍生意呀。而在叙利亞正在搞什么鬼！

——叙利亞并没有石油。

——有好几条油管通过叙利亞，我們在沙漠中所开采的千百万桶石油，通过这些油管流向海口。这是陆地上的苏伊士！而您大概还记得吧，当苏伊士危机时，在欧洲已經开始用马来拖汽車了。“伊拉克石油公司”已經完成了通过叙利亞的油管的一半工程，可是現在却停工了。当一个国家里存在着同苏联友好的不可靠的政府时，誰还会去投資呢？这是对中东整个商业的重大威胁。做生意的人絕不能在这样的局势下工作……

——可是，据我看，叙利亞人恐怕是抱着另一种观点吧？

——荒唐，那里只应当有可以接受的政府。

——那末，就是說将要發生新的政变了？

——东方的政变，是司空見慣的常事，正如法国内閣的危机一样，——我的對話者冷笑了一声。——当然，最好是首先試驗这样一个办法，如經濟封鎖。可是这似乎也不起作用了。

叙利亞同東歐貿易，俄國在支援它。我明白蘇聯為什麼這樣做，正如你們德國人一樣，想利用這種局勢，乘機插手進去大撈一把。

——我不是德國人，而是俄羅斯人。

——白俄還是赤俄？

——蘇聯人。

對話者豎起了眉毛，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一雙黃眼睛。顯然，鄰人是被我閱讀的西德畫報引入了迷網。

——我在想，為什麼你們喝威士忌不對汽水呢？這是俄國的習慣嗎？——這位美國人問我。關於石油，他再也不談了。

當飛機滑到大馬士革航空港的大樓時，他在告別時說：

——你們，俄國人，在東方暫時算是贏了——1：0，可是請注意，比賽還在繼續進行着，而你們還不習慣於阿拉伯的運動場呢！

——我覺得，您瞎了眼了，假若照您的說法，你們是在同阿拉伯人競技，而他們卻更清楚自己的運動場。難道您還沒有看見，大多數人民已經覺醒了嗎？民族獨立運動在近東已經變成最盛行的政治主張了，甚至在你們暫時還控制着的國家中也是如此。

——赤色的寓言，我什麼也看不出。

——視力有毛病！

旗上的星

大馬士革是個奇怪的城市：這裡的一切，或者是很古老，或者是很新穎，中間型的很少見到。玻璃和混凝土建成的高樓大廈聳立在最古老的，可能還住過稗史上的沙拉赫——阿德——

庭^① 同时代的人們的建筑物旁边。在街上，最新式的半轎式汽車超越着聖經上常常描述的小毛驢，大型卡車狂暴地鳴着喇叭，要求性情遲緩的駱駝隊讓路。在咖啡館里坐着兩個人激烈地、指手划腳地談論着：其中一人身穿阿拉伯人一千年前的傳統寬袍子，而另一人則穿着時髦的歐洲西服。在大百貨商店里，一個女人給自己挑選口紅，她身上穿的是最新式巴黎時裝，可是由臉到肩却按照千百年來的傳統習慣蒙着黑紗，所以把頭弄得就像一條黑口袋。

有一天，我在市郊看到這樣一幕戲。大街上停着一輛新的“米爾謝捷斯—冥茨”大客車。幾個乘客由窗口向外觀望，車前一個身穿灰色長袍的阿拉伯人拉着一只公羊。他用刀子就这么敏捷地一下，砍倒了牲畜，把它拖到散熱器的面前，在柏油路上留下很寬的一條血印。在乘客和觀眾的呼喊聲下，大汽車開過了鮮血形成的小溪，于是大家都跑去祝賀司機。看來這輛汽車是新買來的，為了萬事順利，按照古老的風俗給新機器行洗禮。

大馬士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三千五百年前埃及人的石刻就已經提到了它在當時就是一座古城。它經歷了很多事故。往昔它曾經是科學藝術和手工業十分繁榮的強大哈里發國^②的首都。它曾經遭受過達梅爾蘭^③戰爭的蹂躪。以後全國陷入奧斯曼土耳其人的統治下，經過了漫長的四百年。

① 沙拉赫—阿德—庭（1138—1193年），1171—1193年埃及的蘇丹，艾尤比德王朝的創始人。——譯者

② 哈里發國為7—8世紀建立在亞洲西部和北非地區以及比利牛斯半島大部分土地上的封建神權政體國家。661—750年哈里發國的首都在大馬士革。——譯者

③ 達梅爾蘭即帖木兒——十四到十五世紀時中亞細亞的統帥和侵略者。阿拉伯人諺稱帖木兒為帖木兒林（意為駁子帖木兒），歐洲人將此訛傳為達梅爾蘭。——譯者

法国殖民者用武力建立了政权，代替了土耳其人。可是报导一个新世界诞生的“阿芙乐尔”的一声炮响^①，在东方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叙利亚共和国的国旗上有三颗星。这是纪念三次最大的反殖民主义压迫的起义：1917、1920和1925年。星是红色的，象征着为祖国的自由而牺牲的爱国者的鲜血。1946年，在一次新的大暴动之后，最后一名外国士兵撤离了叙利亚的国土。叙利亚变成了第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共和国。从那时起只经过了十二年，可是在这些年代里，这个几千年的古老城市的面貌起了巨大变化。

馬恩·丹达希和我在大馬士革的街道上游逛着，他如飢如渴地看着故乡的城市，总也看不够。他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从出生以来视力就极不正常。八年前一只眼睛就完全看不见了，而另一只也只能模糊地分辨很近的物体。苏联医生把他从永久的黑暗中拯救出来，现在他迷醉地看着充满阳光的城市，高兴得像一个小孩似的，拍着手掌，有时开始唱了起来。有一位他的朋友在老远就向他喊道：“沙良姆—阿列依庫姆。丹达希！”当听到这个名字时，过路的人都停了下来。“这是在莫斯科给您做的手术吗？”人群立刻都围了拢来。

——啊呀呀！八年前这里是菜园，而您看，现在是什么呀！——当我们停在几乎是现在的大馬士革的市中心区的赛义达港大街上的时候，馬恩說道。沿街高聳着六層到十層的高大楼房。由那里我們走过了馬茲拉—阿里—賈吉德，这是城里的新市区，现在足有城市的四分之一大，它是最近五年来才出现

^① “阿芙乐尔”是十月革命时代俄国波罗的海艦队的一艘巡洋艦。10月25日巡洋艦向冬宮轟击的炮声，报导了一个新紀元的开始。——譯者

的。还在不多久以前，这条綠叶成蔭的阿布—羅馬尼林蔭大道和通向它的各条街道还不曾有呢。

后来，我們向上走去，走向高出首都的卡秀恩山，荒涼的棕黃色山坡現在已經被新的街道和高大的樓房盖滿了。从高处可以看見全大馬士革，如在画中。馬恩用手指着十年前沒有过的一切。在幻想中城市开始变小，一直变成環繞着古老城堡的一个小黑点佇立不动了……

手榴彈沒有爆炸……

在外交部，我和薩拉哈·丁·塔拉齊談了話。那时他还是外交部的秘書長，但已被任命为叙利亞駐苏联大使，并准备动身去莫斯科赴任。他是叙利亞最有學問的人之一，是法学博士和大学教授。他談到了关于阿拉伯各国爭取独立的長期的頑強斗争，关于人民所希望的阿拉伯民族團結一致的思想。數世紀以来，殖民主义者压制了阿拉伯的文化、經濟和語言，压迫人民。独立的叙利亞共和国建立才有十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时期內，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困难还很多，殖民主义过去所遺留下來的負担还很沉重，然而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叙利亞公民要如此不妥协地对待妄想将外国的統治重新强加于人民头上的任何圖謀，这就是为什么叙利亞人对苏联以及它的大公无私和友好的政策抱如此同情的态度。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国家是找不到立脚点的，于是依靠武装干涉，借助于自己的間諜，策划陰謀和挑衅……

这些話的真实性在第二天就得到了証实：軍事統帥部的發言人向新聞界的代表們發表了声明，在拉塔基亞破获了一樁反对共和国的新的巨大陰謀案。查出了由國外运来的武器的食庫，在秘密的地方隐藏了很多英国和加拿大制造的

步槍、機槍、手榴彈和彈藥。

拉塔基亞賣國集團是美國的外交家精心地策劃了整個夏季的反对叙利亞独立的帝國主義陰謀环节中很多小队中的一个。这一次他們行动得更加狡猾和机警。不大的陰謀者們的小組，相互間只是通过美國人来进行联系的。預計是如此：假若一个小組遭到失敗，其他的小組还可以保存下来，因为联系的綫索可以由外交不可侵犯性高筑起来的大使館的牆門来切斷。

然而叙利亞人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警惕性却比殖民主義者的奸計更为高明。手榴彈沒有爆炸，槍炮也沒有發射。千方百計策劃的陰謀粉碎了。在大洋的彼岸引起了病態的驚慌。

在大馬士革我了解了起訴書的材料，并和一些事件的參加者談了話。关于这个陰謀的故事有时很像美國的偵探小說，这可不能怪我：一个陰謀的主要組織者竟是一位盜匪影片和小說的鑒賞家和崇拜者。

戴助听器的人

去年春天，甚至兴致勃勃的美国外交家們也开始明白了，叙利亞政府不会接受臭名远揚的“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無論威胁和劝誘都沒有起作用，年輕的共和国坚决地拒絕了將大洋那边做好的特洛伊馬^①放进自己的牆里来。于是决定采用別的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大馬士革的街頭出現了一个外表很少引人注意的人：灰褐色的毛髮，中等身材，生着一双水汪汪滑溜

① 紀元前12世紀，希臘人和居住在小亞細亞的特洛伊人發生戰爭。傳說希臘人在進攻特洛伊城時，曾製造了一匹藏有戰士的大木馬。特洛伊人沒有識破這個詭計，把木馬拉進城去，特洛伊城乃陷落。——譯者

溜的眼睛。不过有一点却使他与众不同：紳士有点耳聾，經常隨身戴着一个助听器。他保持着始終不变的假人般的微笑，与人談話时便遞过去一个小巧發亮的麦克風。在他的外交官的名片上說明：持名片者霍华德·斯通先生是駐大馬士革美国大使館的二等秘書。他是被外交的不可侵犯性保險了，絕不会遭受到一切可能發生的不愉快事情的侵扰。

斯通先生的外交职务是够低微的了。可是他的命令就連領事、武官，甚至連大使本人也得严格地执行。一些外交汽車，相当数量的經費，甚至还有大使館工作人員的住宅都归他支配。二等秘書負有特殊使命，他是执行这个使命的大專家。

在美国有着各种各样的專家：算命專家、原子彈專家、口香糖广告專家、妖魔鬼怪專家。在巴黎有一次曾有人指給我一一位肥胖的紳士，說这是美国最大的新婚者家庭生活預測專家。斯通先生是一个策划阴谋和武装政变的大專家。

当伊朗的摩薩台政府企圖反对長久以来就掠夺着这个国家的外国石油壟斷組織时，霍华德·斯通立刻就出現在德黑兰。在很短的时期內，他秘密地筹划了武装政变，結果摩薩台博士坐了牢，而石油巨头們却保住了自己的利潤。

过了一个时期之后，戴助听器的人出現在遙远的危地馬拉。那里阿本斯總統决定結束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橫行霸道。国务院的憤怒的照会、威胁、恫吓都无效，于是斯通加入了事件。又是一次武装政变，于是“联合果品公司”仍然照旧吸吮着这个小国的液汁。

春天，我到过苏丹；喀土穆的熟人告訴我，进步的阿扎里政府，因提出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保持更緊密的关系，被美国人策划的議會政变推翻了。他們利用奸計、收买、威胁等手段分裂了进步集团，政府被迫辞职。为了进行这个事件，

一个名叫斯通的美国大使馆的某种工作人员特地来到了苏丹。

去年正月，安曼有一位博士、反帝国主义战线的积极和享有声望的活动家曾向我讲述美国人在约旦的阴谋。美国大使馆的“专员”们在皇宫中乱窜，与贝陀因部落的首领密谈，利诱着他们。

——据说，——博士补充道，——不久前，为了帮助领导这些人的美国武官逊尼上校，特地派来了一名政变专家，他曾在伊朗筹划过阴谋。可是我们不怕他们的奸计，他们不会再给觉醒了的人民重新戴上枷锁的。

看来博士错了。美国人毫不费力地利用了贝陀因部落数世纪来的落后性、宫中的受贿、一些政治领袖的犹豫不决和一些人的恐惧，结果实现了政变。现在，大马士革有人告诉我，博士本人已从约旦逃出来了，隐藏在阿拉伯半岛他的一个兄弟那儿，他已被缺席判决了十六年徒刑。而斯通完成了自己在约旦的丑事之后，现在又来到了叙利亚。

今年夏天，在大马士革街上踱来踱去，戴着助听器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仔细地观察着一切，在这里，什么地方窝藏着“赤色威胁”，他就要下令使用一切手段加以铲除。

傍晚，人行道上很拥挤。嘈杂的人群阻塞了主要的街道。人们拥挤在光亮的柜台前、报摊前，塞满了无数的咖啡馆。在这种拥挤中，街头上的小贩们巧诈地把他们的商品直接摆在柏油马路上，并高声地呼唤着买主。背上背着大罐子的到处流浪的凉水贩们拼命地敲着如同响板的小铜碗。

斯通先生在街上停了下来。打他身旁沿着柏油大马路往来奔驰的几乎尽是最新式而优越的美国汽车。和这里的汽车比较起来，罗马或哥本哈根的大街简直就变成汽车陵园了。可

是斯通先生并未留意街上，他望着天空。在一座最高的大楼上燃起了巨大的用紅色霓虹管弯成的一头野牛和写成“MAZ”的字样。这是一个当地的貿易公司为苏联的“MA3”——明斯克汽車制造厂的卡車做广告。啊，这就是赤色威胁。紅色野牛在大馬士革上空燃着，介紹着苏联的卡車。后来它灭了，在它的位置上燃起了白熊和“YAZ”字样。斯通不懂得“ЯАЗ”字样^①是指什么。熊虽然是白色的，可是对他說来，也同样变成了赤色威胁。

四周閃耀着各色灯光，介紹着“白馬”牌威士忌、“菲利浦斯”收音机、“奥麦加”手表、“通用电气公司”的电动机。可是紅色的野牛却引起了斯通先生的注意。一个長着一头黑髮，头上頂着一捆报纸的男孩跑了过来，使他由茫然若失中省悟过来。男孩用自己年輕的肺的全部力量喊着：“叙利亞代表团在莫斯科受到热烈的欢迎！哈勒德·阿澤姆开始了順利的談判！”斯通先生轉过身来，关了助听器，可是男孩喊的声音太高了，就是沒有助听器也能听到。小孩給他塞过来一些报纸，先是阿拉伯文的，后来是英文和法文的。斯通几乎是逃跑似地摆脱了这个討厭的小报販。

斯通走进了侧街，从那里可以看清五光十色的“法尔都斯”电影院的入口处。在他面前停着一長串油漆特別鮮艳的汽車。“美国商人們真估計到了东方的口味”——戴助听器的人一边看着緋紅色的、金黄色和深藍色的汽車，一边想着。在它們中間停着一輛不醒目的路塵色的灰“福特”汽車。只有这部車子才使得外交家發生兴趣。

汽車終于开动了。它在这个街区繞了一圈，接着第二圈和

① 即苏联的雅罗斯拉夫尔汽車制造厂的簡写。——譯者

第三圈，又停在原地。“第三天——这是星期三”，戴助听器的人内心惦记着。非常满足的他走出了巷口，又看见了在黑天鹅般的夜空中燃着的红野牛。戴助听器的灰色的人微笑着想到：“就要熄灭了，永远地！”

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让司机开向曼苏尔大街美国大使馆的白色官邸去。

馬利基的影子

大马士革一天的生活开始得很早。整个城市还在朦胧中，只是早晨的阳光照射着高大寺院的塔尖如同点燃的蜡烛。可是街上已经人声嘈杂了。汽车、毛驴、商贩和顾客都拥向“苏克”（一种东方的市集），清晨的交易已经沸腾起来了。石工和混凝土工急急忙忙走上工地，著名的大马士革的手工业作坊也都开了门。在维多利亚桥旁，准备跑长途的汽车司机们围着观看警察局挂牌的柱子，今天哪些道路开放：去阿勒颇、安曼、贝鲁特、耶路撒冷、巴格达。报贩们用他们的铜嗓子叫喊着新闻，街头小贩高声张罗着顾客。煮着热食、咸花生和阿月浑子果的活动小炉灶在冒着烟。

当白晝的明灯在地平线上睁开自己的金眼的时候，整个城市已经开始蠢动了，一直到四郊都是嘈杂不休。可是到中午，生活渐渐平静下来。残酷的太阳把石头晒得滚烫，在上面简直可以烤熟肉饼。炎热笼罩着城市，人们寻觅着救命的阴凉处所，以便度过这没有活动的最热的几个小时。

7月底，炎热非常。所以当午后纳吉姆·日阿法尔家里的电话铃响起来时，他很奇怪：谁能在大家都休息的这个时候打电话呢？大概是个外国人吧！的确，在听筒中他听到了英国话。

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很想见他，纳吉姆请他来自自己这里。

——噢，不，这不可能？——听筒中回答道。——我想和您秘密会见，至于这点请您暂时对谁也不要讲。

他们约好晚上在馬利基陵墓附近会面。陌生人說道：

——您向右走。我在最后一个路灯的二十步远的地方等您。我的左手将持有一个天藍色的信封。請記住：左手——天藍色。

傍晚，納吉姆来到了新广场。广场中央有一个带喷水池的巨大花坛，花坛后边就是馬利基——牺牲于雇佣杀人犯手下的光荣的叙利亚爱国者——的陵墓。

納吉姆还记得阿德南·馬利基中校，叙利亚军队的前副总参谋长。这是一位在军人中享有崇高威信的正直军官。他在人民当中是一个著名的争取叙利亚独立的坚强战士，是巴格达条约的死对头。1955年，帝国主义者筹划了一次军事政变。他们的工具是现在国内大家都公正地称作匪徒的国家社会党。阿德南·馬利基成了阴谋的第一个牺牲者。爱国者的被杀害激怒了全国。全国举行了强大的人民游行示威。阴谋者部分逃到外国去了，部分被捕。审判的结果证明了国家社会党的头子们和大馬士革美国大使馆保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党被解散了，它的活动被禁止。

爱国志士就葬在这个新的还未完全建成的首都的广场上。宽广的台阶通向陵墓，四周围着白石廊柱，墙上刻着古兰经上的话：“不要认为为争取正义的事业而牺牲者真死了，不要称他们为死者，因为他们还活着……”

納吉姆看了看守卫的士兵后，向右走去。很快他就看到了左手拿着天藍色信封的陌生人，他的右手拿着助听器的麦克風。

陌生人說，他听过很多关于納吉姆先生的事，他们有着共

同的朋友。他找納吉姆先生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應該在另外一個場合下談論它，而不是在街上。所以他很高興他們的結識，並請於第二天再來此地，以便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次日，納吉姆再次走過馬利基陵墓紀念碑，他覺得哨兵好像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戴助聽器的灰色的人在陰影中等着他。他們在側街上走了幾分鐘，然後斯通請納吉姆稍等一下，他自己消逝在小巷里了。不多一會兒，由那邊開來一輛汽車，車門在納吉姆面前打開了。斯通選擇着最陰暗的街道，在市內轉了十來分鐘。最後將車子停在拉烏德區的一所房子的門前。

他們的談話繼續了很久，最後是這樣結束的。

——您看，——斯通說道，——完全有必要搞掉一些將敘利亞推向布尔什維克惡魔的執政者。所以我請您給我籌劃一下和您的朋友阿卜杜拉·薩拉哈·阿提亞上尉會一次面，這事很需要他。

納吉姆的朋友阿卜杜拉·薩拉哈·阿提亞是一位在軍隊中享有威望的人，駐扎在首都的大批軍隊都在他的指揮之下。

斯通由口袋內取出一個天藍色的信封，指給納吉姆看——五十張一百英鎊的鈔票。然後數出五張藍色紙幣，遞給納吉姆。

——暫時給您這些，——斯通說。——如果和上尉的會面成功了的話，您再拿去其餘的。

——我和阿卜杜拉談談看，——納吉姆回答道，可是錢卻沒有拿。戴助聽器的人皺了皺眉頭，他不喜歡這個，在他的軍火庫中錢乃是第一等的武器。

納吉姆走了很久了，而灰色的人還在考慮着這件事。對呀，可是，東方在發生變化了！自尊心？荒唐！面子上不好看吧。美國金錢已經買了半個歐洲，而這小子卻充作大公無私的

政治家。会拿的！

納吉姆在寂靜的大馬士革的街道上走着，他覺得阿德南·馬利基的影子死跟着他。

在“比凱普西寶貝”的窩巢里

東方的聖書古蘭經中說：“男人养活女人。”“比凱普西寶貝”從來也沒有讀過古蘭經，但是在美國失掉顧客之後，就到東方碰運氣來了。她以忌妒的心情讀完了報紙中刊載着關於一位女同胞——舞女在貝魯特的酒吧間里與蘇丹的無數王子中的一個結識的消息。他給她開了一張支票，錢數相當大，起初使舞女吃了一驚，然後她喚來了警察，讓他給這個禮物作官方的證明。比凱普西沒有遇到這樣一位豪華的保護人，起初她在貝魯特勉強混了幾天，後來就遷到大馬士革來。

有一次，比凱普西與一個戴助聽器的矮壯身材的先生相識了。他說她為何不弄一所好住宅呢，缺錢嗎？這沒有什麼，他可以幫忙。這樣，比凱普西就在拉烏德街弄到了一所舒適的住宅。

經常有男人們來這兒，所以當8月3日星期六的深夜，有三個男人在門口按電鈴時，並沒有使任何人感到驚奇。這三人是阿卜杜拉上尉、納吉姆和斯通。他們走進昏暗的走廊，只有在外門打開時才電燈通明。上尉看到有一個棕黃色頭髮的大个子給他們開了門，此人是杰頓先生——美國駐大馬士革副領事。

比凱普西不知由哪兒翩然而出，可是斯通暗示地瞅了她一眼，她立刻就看不見了。大家都進入門口朝左的一間屋子裡。阿卜杜拉上尉觀察了一下四周，窗子遮的很嚴實，屋內陳設着收音機、電扇、軟座椅和寬沙發。

三人都坐到沙發上。斯通坐到對面的軟椅上，於是開始談論威脅着敘利亞的貧困。

——敘利亞代表團到蘇聯去乞討了。你們看，——斯通把報紙弄得沙沙作響。——代表團團長哈勒德·阿澤姆在莫斯科發表了關於友好的演說。真可笑啊！這種和赤色者的友好將會導致國家的垮台。“在蘇維埃飯店里舉行了盛宴”，——斯通讀道——蘇——維——埃！應當和這些共產黨人們斷絕關係。只要共產主義的威脅不結束，那末近東的和平和繁榮就不會實現。

阿卜杜拉·薩拉哈·阿提亞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緊張的局勢是美國的政策造成的，因為美國用錢收買了以色列，並供給它大量武器，而以色列則不斷威脅着阿拉伯各國的安全，並向埃及發動了進攻。

——首先需要結束赤色威脅，——斯通暴躁地說道。——如果敘利亞靠向美國這邊，我們將保證以色列按兵不動。你們是很清楚的，以色列要是沒有我們，就連手指頭也不會動一動的。……

這位美國人長久地發揮着自己的計劃。伊拉克、約旦、黎巴嫩和敘利亞應該在美國的保護下聯合起來。這樣埃及就會陷入孤立。要做到這一點，就應該像約旦那樣，在敘利亞政府中搞掉一些人。

因為薩拉哈·阿提亞不再爭辯了，霍華德·斯通就直接轉入了正題。他詢問了阿卜杜拉哪些軍事力量由他指揮，有多少士兵、坦克、輕武器，在他的朋友和部屬中，他能夠為這一事業征集多少位軍官。上尉大動肝火道：

——這也太過火了，我是一個軍官呀！我想你們大概再沒有人了吧！想把我作為你們的工具，為你們征集曖昧事件的同

謀者。

阿卜杜拉站了起來，並且堅決地向門口走去，可是斯通攔住了他的去路：

——上尉，冷靜一下，何必動火呢，因為您還不了解情況。

美國人開始談到“運動”的規模，他用這個婉婉的字樣稱呼陰謀。阿勒頗、荷姆斯、卡蓬、庫特法等地的衛戍部隊都準備聯合發動。他之所以要邀請上尉來，只不過是為了更進一步加強對事業成功的信心。上尉要證明嗎？他可以讓他和一些參加者認識，就只提出這些人的名字就可以說明一切。此外，他可與“首領”本人會見。這時斯通和黃髮領事對歎了一下，會意地微笑了。

上尉重新坐到沙發上。斯通開始詳細地詢問阿卜杜拉有關其他一些著名軍官的情況。其中提到了前綫司令塔萊卜·達吉斯塔尼將軍、阿什上校、卡巴尼上校和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可是阿卜杜拉總不能斷定，究竟他們之中誰參加了陰謀。

接着，斯通又提到了易卜拉欣·侯賽尼上校。在羅馬的侯賽尼當時是駐意大利的武官。

——侯賽尼——是個有教養和堅強的人，——上尉說道。——他是一個高級軍官，而只不過擔任一個武官的職位。但我想他是不会參加這個事件的。

斯通笑道：

——他早就參加了，而且絕對可靠。正是按照他的建議，我們才來找您的。

——侯賽尼——我的老朋友，——阿卜杜拉說道。——如果他已參加了運動，我將隨時準備配合。你們怎樣，是邀我參加嗎？

斯通高興了。他掩飾不住自己的喜悅。他開始詳細地談論

着未来政府的組成人員。它将由反对党的代表和某些目前侨居国外的人組成。

——这些人有管理国家行政的經驗，——美国人說道。
——可是政府只是为了做个样子，而整个政权在軍人手里。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坚强的和忠实的人来領導政权。

——誰？——阿卜杜拉問道。

——到时候您就会知道的，并且您将与他會見，——斯通允諾道。

他的談話已經变得冷淡了，似乎是在下达命令。首先應該准备好自己的軍官，并吸引別人。阿卜杜拉为这件事将获得足够的金錢。在發動的时候有关行动的具体指示，他将从“首領”本人那兒获得。

——为了出动成功，希望您考慮一下駐防加塔那的坦克部队，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它隔絕起来，并解除武装。

……天已經完全亮了。从街道对面已經好几小时不停地監視着这所邸宅的窗子的那个人已疲倦了。差两分六点，門终于打开了，門坎上出現了两个人：高个子黃髮鬼和灰色而不惹人注意的人。这人一下子就認出了这两个美国人。他們張望了一下四周，然后順着大街帶着一副苦臉走了。不多一会黃髮鬼又折回来，按了两下电鈴，可是沒有等到開門，就去追上自己的同行者，两人一齐消逝了。过了十分鐘，門又开了，納吉姆和阿卜杜拉上尉出來了。

奧馬尔·海揚和7175号福特牌汽車

現代的人，哪怕他不是部長，而只是一个飯店的掌櫃，也應該經心地注意政治形势和預見事件的进行，否則他就要倒霉。大馬士革的一家飯店的掌櫃就發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的飯店還不壞，是用浸染過的橡木裝飾起來的，並設有小賣部和自動唱機。主人毫不吝惜花費，他將自己的飯店完全按照歐洲方式布置起來，並用法文起了一個名稱：“圖爾德-阿讓”——銀塔，雖然附近連個土塔也沒有。然而當英法聯合起來和以色列一道進攻埃及的時候，敘利亞人的憤怒是如此之大，致使主人不得不立刻將豪華的法國招牌摘下來。

他考慮了很久，終於又為自己的小飯店找到了一個可靠的名称，於是決定挂出去：有一天傍晚，在進口處上面閃爍起了燈光字母拼寫成的：“美國酒吧”。

然而這時臭名遠揚的美國填補真空主義問世了。大洋彼岸的殖民主義者，為了使敘利亞屈服，進行了反對它的“神經戰”。小酒館的美國名称吓走了所有的顧客，桌子又空起來了。

現在這家飯店干脆就沒有招牌了。被失敗搞得心神錯亂了的主人不知道如何再給它起個名称。鋪子的管理人阿拉姆先生對我說：

——主人已決定把飯店卖掉。他賠了很大一筆本錢。

真的，阿拉姆先生為了招引顧客，給菜單中加進了“俄國紅菜湯”，希圖以此恢復飯店的聲譽。然而主人堅決地決定了擺脫這種麻煩的行業。

就在那個街区還有一家飯店，生意却很興隆，並未遭到過任何波折。它叫做“奧馬爾·海揚”^①。誰也記不清，它存在了多少年了：可能有一百年或二百年，也可能是自從偉大的熱愛生活的詩人和歌手逝世的那天起，到現在已經有八百三十

① 奧馬爾·海揚（1040——1123年），塔吉克偉大的詩人和科學家，也是波斯文學的經典作家。——譯者

五年了。

“奧馬爾·海揚”是一家不大的飯店，外表并不怎么漂亮。鋪着白漆布的几張小台子摆在楼下，閣樓上還摆了四張。阿拉伯的一切美味食品在這兒等待着顧客們。在整个大馬士革，你再也找不到这样美味、芬香而漂亮的串烤肉——傳統的東方菜。

飯菜都是加了最辣的調味品調制出來的，看起來似乎在叫你吞食燒紅的煤塊。小飯館的特殊驕傲是“阿拉克—馬阿—馬扎”。阿拉克是一種強烈的飲料，近似蘇聯的伏特加酒，富有強烈的茴香味。通常是摻冰水喝的，因此，清澈的液體在飲用時就變成了白色的乳汁。一瓶瓶的阿拉克美酒再配上馬扎——二十五小盤各色各樣的小吃，這里有生肝、羊奶干酪、羊舌頭，也有肉末和其他很多引誘顧客的佳肴。顧客們這時就不由地會想起奧馬爾·海揚的詩句：

噢，我們在這兒不會有

多少日子的耽擱，

打發這些時刻要是沒有愛情和美酒

該是多麼罪過。

可是1957年8月9日那天，坐在“奧馬爾·海揚”飯店的閣樓上一張桌旁的那個人卻沒有喝酒。這就是阿卜杜拉·薩拉哈·阿提亞上尉。他懶洋洋地啜飲了一點已經涼了的咖啡，朝着手中拿着的報紙的上方觀望着門口。這天是星期五——伊斯蘭教的節日。這天政府機關也不辦公，很多商店和作坊都關着門。門口不斷地出現着新顧客，然而在他們當中卻不見納吉姆，朋友遲到了。當納吉姆終於出現時，阿卜杜拉已經喝完第三杯咖啡了。他迅速地爬上樓來，將一個纏着橡皮帶的鼓鼓的白信封放在朋友的面前。

——噢！怎么样？——薩拉哈·阿提亞問道。

——因夏 阿拉——納吉姆用一句傳統的阿拉伯俗語回答道，意思大概是：“托真主的保祐”。看過表后，他補充道：

——需要快点，正午時我們應該在莫哈吉林廣場。

途中，納吉姆告訴了阿卜杜拉最後的新聞。

昨天他應該和霍華德·斯通會面，可是代替斯通却出現了黃髮的杰頓。他異常謹慎地說道，斯通正忙于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現在已到貝魯特去了，走時曾委託他傳達指令。为了不引起懷疑，應該和美國人尽可能地少進行個人接觸。薩拉杰的人到處在打聽，而且總參謀部二局局長薩拉杰本人也不是好惹的。

給阿卜杜拉上尉的錢，杰頓答應次日（星期五）交給納吉姆。這天早晨他應該到法爾都斯電影院去，街道對過將停有一輛福特牌汽車，號碼是7175。納吉姆坐上車，在方向盤旁邊的抽匣中取出準備好的一萬英鎊，然後應該坐着汽車在法爾都斯電影院旁駛過兩次。這就說明一切都就緒了。他和上尉在下次會見時再來。

今天早晨，納吉姆按照約定，來到法爾都斯電影院，看到了停在不遠地方的一輛福特牌汽車，號碼是7175。納吉姆正準備走過去時，突然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一個農學家，他從幼發拉底來這里住幾天。現在，在幼發拉底大家只是談論着新建設的設計。最近將要來一批蘇聯專家。他們將測量河流，並編制大壩和灌溉系統的設計。上千公頃的沙漠將要遍地開花。農學家談得很激昂，仿佛他已經看見了目前還是死沉沉而熾熱的沙漠上將要出現的盛開的果園，小麥田畝和棉花種植場。為了把這些都聽完，納吉姆不得不和他走進了一家咖啡館。

最後他总算擺脫了這個不適時地出現的朋友，向福特車

走去，在抽匣中找到了用橡皮帶纏着的信封，坐着汽車轉了兩圈。當他想將汽車停到原地時，那里已被占去了。這些街道經常是被發亮的汽車擠滿了的，找個停車的地方真不容易。他又耽擱了很多時間，所以來晚了……

現在他們兩人應該到莫哈吉林廣場去，昨天黃髮的杰頓說，中午斯通和妻子將乘一輛外交使節用的157號車去那里。他們轉兩圈后，將車停在廣場上，走出車來，像是散步的樣子，這說明和陰謀的領導者之一舉行的會議將在次日星期六舉行。如果因為某種原因，斯通和妻子在今天不來，那末星期六的十五點三十分他們將在原地出現。那樣會議將在星期日舉行，地址不變，時間照舊。地址——拉烏德街6號，時間——23點正。

正在這個時刻，一對朋友在炎熱的空寂無人的廣場的夏季咖啡館里坐了整整一小時，可是外交使節的汽車始終沒有出現。

看不見的戰爭

“關於美國陰謀事件的起訴書”的開首寫道：“以敘利亞人民的名義……”。其中談到關於敘利亞為爭取獨立的鬥爭以及帝國主義者由內部顛覆共和國的企圖。這次“……白宮的政客們選中了霍華德·斯通。不必專門說明此人，他的犯罪的欲望如同餓狼看到自己的捕獲物的鮮血時那樣的大”。

霍華德·斯通太性急了。他要在短時期內招募到尽可能多的陰謀者。可是依靠誰呢？國家社會黨所剩下的首領們都逃到黎巴嫩去了。斯通知道這是些隨時什麼都可以干得出來的人們。還有誰？由於和陰謀者發生了聯系而敗壞了自己的聲

營和被軍隊开除的一些以前的軍官。可能還有些反對政府的人吧？可是這些人不太相信得過。這就是他的全部嘍羅。為了進行政變，斯通還需要一些擁有武裝實力的軍官，而機關槍和坦克應該決定事件的最後終結。

他命令流浪在外的國家社會黨的首領們和在軍隊中可以靠得住的軍官建立聯繫。首先被拉過去的駐意大利武官侯賽尼上校受命選擇和介紹軍官們參與陰謀。霍華德·斯通展開了暴風雨般的活動。可是他不願意重複過去一些陰謀的錯誤，所以他按照新的形式組織了秘密活動。

“他沒有找到另外一種使他和他的幫凶們走出舞台的方法”起訴書中寫道。斯通組成了互相分隔的小隊系統，每隊由兩三人組成，其中有一名美國人。如果有一個小隊被揭露了，那末聯繫的線索就可以在為外交不可侵犯性所掩護的美國大使館中切斷，那兒保安警察是不能進去的。“這樣，斯通在實現自己的計劃，他濫用着外交的不可侵犯權利，利用着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他們的房子和汽車，”起訴書中寫道。

總參謀部二局還在事件前的幾個月就獲得了策劃陰謀的第一批信號。好像在濃霧中出現的一些黑點子，暫時還很難將它們連成一條線。必須耐心才能摸清賣國賊網。

二局局長，三十二歲的阿卜杜勒·哈密德·薩拉杰中校猜中了美國“陰謀專家”的戰術。但是他也明白擺在負責國家安全的他的機關面前有多么大的困難。在陰謀網中破獲一兩個隔絕的小隊是沒有什麼作用的，應該找到整個網綫，或者是一些主要的小隊，然後給以決定性的打擊。不能急於成事，可是坐失時機也是不堪設想的。

反對陰謀者的鬥爭燃起來了，對局外人說來，它是無聲無息的，隱蔽的，然而實際上是殘酷的，勇敢的。敘利亞軍官們的

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在斗争的成败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纳吉姆和阿卜杜拉讲完了自己和斯通的第一次谈话时，他们立刻就来到总参谋部，将全部情况向统帅部作了报告。答复他们的是一道命令：接受参与阴谋的建议，搞清计划，并尽可能地多弄清一些参加者。

现在阿卜杜拉上尉和纳吉姆由广场返回时，重新来到总参谋部，在那里他交出了白信封中的钱。接收钱的军官轻轻地责备了纳吉姆，因为他没有接受斯通给他的第一笔款。

——共和国进行着巨大的建设工作，正需要钱，而你却拒绝了！——军官微笑了一下之后，立刻又严肃地补充道：我们已获得消息，在最近几天将要发生重大事变。随时防备一些。

过去之声

卡达尔·哈姆扎中校，很早就在军队中服务，他享有无可非难的和干练的军官声誉。他有几个同事和朋友曾是1955年的阴谋参加者。特别使他难受的是他的朋友，同一个团的法达拉赫·阿布·曼苏尔原来是过去一个已经败露了的阴谋案的领导者之一，现在逃到黎巴嫩去了，他已经被军事法庭缺席判刑了。可是卡达尔却保住了自己的声誉，并继续服务着。他已开始遗忘这件事了，但是突然地他认为已经从生活中除去的人重新在他脑海里出现了。

6月底，有个身着便服的青年人到他的家里来找他。

——穆罕默德·涅叶梅中尉，转入后备役的，——他自我介绍道。中尉大胆地到中校先生的家中来拜访，是要请求他的帮助。事情是这样：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不久前作出了决定，将他开除出现役，可是他什么错误也没有犯过，这完全是威力无边的指挥官穆斯塔法·哈姆杜的无端吹毛求疵。虽然纪律检

查委員會主席蘇赫尼·阿什想幫助他，但是哈姆杜堅持革職，而他卻很想重新在軍隊中服務，請求中校幫助。這個請求不僅是出自他自己，涅叶海囁嚅地補充道，而且是出自現在住在黎巴嫩的中校先生的朋友們。

在卡達爾的面前掠過一個影子。

被革職的中尉談論着軍隊中的制度，國家的窮困狀況，並且補充道，所有這一切將要發生變化。

——您想說什麼？——卡達爾厲聲說道。

——在軍隊中存在着一種力圖改變事物狀況的運動。

——新的政變嗎？

穆罕默德回答道：他并未被授權討論這件事的細節，可是他却受了住在貝魯特的國家社會黨的領袖們的委托來找中校。法達拉赫·阿布·曼蘇爾也參加了這個運動。有一封信給卡達爾……

寫信者用奉承的口吻夸奖了卡達爾·哈姆扎的勇敢和功績；然後建議他參加陰謀。信中附帶說明，如中校不同意的話，他將要碰到很大的不愉快。

卡達爾陷入沉思了。

——假若中校先生想知道運動的詳細情況的話，那末我可以為您籌劃一下和一位非常重要人物的會面。您從他那兒將獲得一切說明，——退役中尉說。

卡達爾繼續沉思着，穆罕默德建議道：

——現在我暫時告辭了。回來的時候再順便來了解一下答復。

過了一個時期之後，穆罕默德再次拜訪了中校，並獲得了他的同意，請他和一位“要人”會面。又過了三天，穆罕默德來到卡達爾的住宅通知他會面的日期和地點：

——过三天之后，当吉賈茲基車站鐘樓的時針正指二十三点鐘時，您應當站在通向蘇列曼蘇丹清真寺的大街上的大馬士革電影院附近的人行道上。有一個外國人乘着自己的汽車駛來，給您打開車門。

——為什麼是外國人？——哈姆扎驚奇地問道。

穆罕默德有點發窘。

——這是一位負責人物……——他說。

……由吉賈茲基車站的半圓形廣場起有三條街。右面是埃里·納斯爾——勝利街——直接通向哈米吉汗蘇克的進口，這是大馬士革的主要市場，有成千上萬的小攤和作坊。直接由車站起向下展開一條平坦寬廣的大道，通過河上的寬闊的橋，又重新向上。這條街曾經好幾次地改變名稱，它一直通到遙遠的卡秀恩山的棕黃色山坡。

吉賈茲基車站的黃色大鐘的指針才接近十一時。卡達爾·哈姆扎決定在廣場上稍待一刻，不要去得過早了。街道在他的眼前有大量的各種顏色的霓虹燈廣告閃爍着，它們時亮時滅，倒影映在非常清澈的河水中。

巴拉達是一條多么有趣的河呀！古代稱它為黃金之河，顯然是因為它給由於炎熱而干渴了的田地帶來了豐盛的水分。七條山溪在大馬士革邊緣匯合，形成一條小河。它通過城市，有些地方，通過房屋和街道的下面，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它重新分散到灌溉運河網上，將自己的全部水量送給了古塔盆地茂盛的果園之後，它就消失了……

卡達爾等了一會兒，就向車站左方的第三條街走去，這裡燈光很少，只是一些相同的路燈微弱地照耀着人行道。遠處可以看見蘇列曼蘇丹清真寺的巨大的半球形圓屋頂和兩個如同削尖的鉛筆似的尖頭塔尖。旁邊是古代文物博物館。人們在這

里以特別自豪的心情向旅行家們介紹着滿是符號的粘土制書簡：古代住在這裡的人們——腓尼基人發明了字母和文字。

卡達爾停了下來，几乎是同時，在旁邊出現了一輛長長的灰色汽車，車門開了，軍官上了車，汽車就向前駛去。壯大的黃髮的外國人駕駛着車，他首先請卡達爾掏出自己的證件。

——我們完全信任您，——還回證件時黃髮的人說。——我們由黎巴嫩接到命令，要我們和您聯繫，並且要完全信任您。

外國人開始談到似乎在威脅着敘利亞的經濟危機。美國願意幫助，可惜因敘利亞和共產黨人往來而損害了這一點。他表示非常對不起，他不能將全部情況揭開，因為他和中校先生還是初次見面。然而中校可以相信，運動已經廣泛地展開了，並具有成功的一切可能。這時陌生人順便提到了前綫司令塔萊卜將軍和其他一些著名軍官的名字。

——這些人未必會反對庫阿特利總統吧？——卡達爾說。

——暫時還只是在軍隊中更換一些人員的問題，——黃髮者反駁道。他開始詢問卡達爾能為事件交出哪些軍事力量，在他的軍官中誰能參加運動。

——他們可不少，——中校答道，——可是首先得保證供應他們的家庭，況且大家也得有個保障呀！

——我們美國人保證一切必需的經費。參加者的家庭完全可以得到保障，甚至政變失敗了，我們也負責……

汽車吱地一聲來了個急剎車：黃髮的人講得出了神，幾乎壓死一個穿過街道的男孩。

——阿拉伯格……——美國人想起自己的同行者，下面一個“狗”字沒有罵出口來。他建議卡達爾，過三天後在午夜的前一小時，在阿布羅馬尼清真寺旁再次會見，並說，卡達爾

不應該走近美國人，而只是跟在他後面一段路。

阿布羅馬尼清真寺是不久前建成的，完全是阿拉伯形式，現在東方修建寺院時才採用這種形式，而其他的建築則完全追求現代建築的潮流。在清真寺的正對面，快要建成的一座巨大的樓房——棱角很尖，綫條很直。這是哈勒德·阿澤姆的房子，這位部長被西方的報刊稱為“紅色的大富豪”，因為他堅決地堅持着國家的獨立政策。

卡達爾·哈姆扎看着白房子，想着：哈勒德·阿澤姆目前正在莫斯科。他是政府代表團的團長。他能想到，當談判正在進行時，就有陰謀者在他的房子的窗口下面會晤嗎？這些人正在力圖阻撓部長在莫斯科所爭取的東西的實現。

黃髮人的出現打斷了他的沉思。美國人帶着一副苦臉打旁邊走過，然後轉到一條側街里去。卡達爾跟着他走，一會兒就到了一座樓房的半地下室了。

一分鐘後，進來一個戴助聽器的人。他凶狠地瞅了黃髮人一眼，几乎是跑到窗前，將厚窗簾放下，打開收音機，只是在這之後，才問了好。說了几句有關中校先生的最好的評價的客氣話之後，斯通立刻轉入了正題：

——要制服加塔那衛戍部隊，您認為需要多少力量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它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力量夠了嗎？——他問軍官道。

——在勇敢的行動下，三分之一的力量就是夠用了。

——好，我們有等於這個衛戍部隊的一半人數。應該立刻搞掉它的司令官穆斯塔法·哈姆杜。他有三個警衛員。但我可以親自來辦這件事……

然後，斯通詢問了卡達爾一些著名的軍官，要求他詳盡無遺地給以評述。當提到阿菲夫·比茲里將軍的名字時，斯通說

此人很危險，應該設法擺脫他，接着補充道：

——薩拉杰那兒有很強的警衛隊，可是我們總會結果他的。二局的三個他的前輩都死于非命，難道薩拉杰就應該例外嗎？——胖子嘶啞地笑道。

最好的一點乃是卡達爾手下有大量的士兵和汽車，隨時都可以將他們迅速地送到需要的地方去。

——這樣，埃茲拉、拉塔基亞、阿勒頗和卡蓬衛戍部隊就算歸我們了，——斯通屈着手指說道。——而現在還有庫特法中校，您不是自己衛戍部隊的全權主人嗎？

——為什麼運動還不開始，假若這些中心都已有了把握？——卡達爾問道。

斯通回答說，還應該編配齊全，預料到一切，以便行動起來既準確又迅速。

——您打算和誰聯合行動呢？和達吉斯塔尼將軍呢？還是阿什上校呢？——美國人問道，當得到回答後，又補充道——我們曾建議他們領導運動，可是他們原來都是些胆小鬼，只同意用自己的力量幫助運動的成功。那末運動將由一個勇敢而堅強的人來領導。

——美國人？

——敘利亞人。

——誰？

——耐心一點吧，中校，您將會看到他的。

軍事獨裁者在尋找工作

由貝魯特通向大馬士革的道路，沿途風景很美。作者在1957年曾走過這條路。由蔚藍色的海洋開始，它急劇地通向黎巴嫩的山嶺，盤旋于懸崖和深谷之中。

道路愈通向高处，气候愈变得險惡。这兒已看不到下边生長的很茂盛的棕櫚和帶絨毛的意大利松：只有橡樹、普通松樹和樺樹。在一所飯店的門口，主人種植了一顆不知由哪兒弄來的俄國小白樺，它已長成大树了。現在人們常來这兒看这个白皮的美人，他們称它为“异国風味的植物”，如同我們称非洲的狒狒面和鰐兰一样。欣賞完白樺樹之后，他們就留在飯館里。从前，这些山坡曾經長滿了現在称作国家标志的黎巴嫩雪松。可是現在在这兒找这种樹就如同看到它的画那样艰难。

自古以来，松林就被野蛮地毁灭着。埃及的法老們（古代埃及君主的称号——譯者）把它們砍伐了为自己修建宮殿。成千上万的奴隶砍倒了几百年的大树来建筑寺院。土耳其人运走了珍貴的木材，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們曾用松柴作为吉賈茲基铁路火車头的燃料。現在只是在深山里剩下了几小块这种名貴的樹木地区。

越过山隘展开了一片寬广而富饒的盆地的壯觀，接着又是藍色的山岭連綿——安底—黎巴嫩山脊。那兒已經是叙利亞了。

勇敢地插入山峰悬崖側面的道路急剧地向下轉去，将果园抛在后面，如同一支灰色的箭一样穿过盆地。这兒的土地是紅色的，耕地好像一些紅色的斜紋布塊。达到山脚下之后，汽車停在一个短短的双綫洋灰夹道旁，这就是国界，在这兒办理出入国境的各种手續和海关檢查。

貝魯特是近东的大港和主要貿易中心。各种商品由这兒轉运，通过公路輸往叙利亞、伊拉克、約旦、沙特阿拉伯。所以在国境綫上經常可以看見滿載着海外制品的卡車队。駕駛室上画着形形色色的圖案，車門上写着古兰經中的格言，車蓋上用塗成鮮明色彩的弯曲的金屬做成的小巧模型。水箱和駕駛室

風檔上照例是悬挂着各色彩灯。晚間这种汽車就如同一株飞驰着的聖誕节樅树。

司机們煩躁地咒罵着不慌不忙地檢查貨物的性情緩慢的官員們。

可是有一种汽車在夹道前却不用久等，也不通过海 关 手續。在这些汽車的牌号之前有两个不大的，然而却是有魔力的字母《CD》——外交使团。

8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一輛長形的有外交牌照的暗色汽車超过載重汽車，駛进夹道，几乎是沒有任何耽擱，就从另一端鑽出来了。

約三公里后，又一个夹道，这已經是叙利亞的崗哨了。身着边防軍服的中士举起了手，汽車刹住了車，司机搖開車窗說：

——美国大使館。

中士敬了个礼，并用手勢請其繼續前进，汽車向前急駛。身穿淡棕色西服，坐在后座的一个入神經質地叉着双手，将头縮进两肩，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他脫下不需要的眼鏡和一直压到眼臉的草帽。

——不要心慌，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坐在旁边的同行者用英文安慰他道。

不久，两旁出現了路灯的光芒。灯光愈来愈多了，汽車駛进了大馬士革。

身穿棕色西服的人重新戴上眼鏡和草帽。他似乎是陷进車座里去了，連一动也不动。

这就是过去的叙利亞軍事独裁者阿迪布·施舍克里將軍。

施舍克里的血腥統治在國內延續了好几年。独裁者剝夺

了总统的权力，禁止了一切政治组织的活动。虽然他采取了残暴的恐怖手段，但是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并未消沉，相反地却获得了胜利。1954年2月，可恨的统治被推翻了，而军事独裁者本人可耻地逃跑了。

这之后，阿迪布·施舍克里曾经同很多人接洽，打算为他们效劳。他曾经商妥了去充当格拉布将军的助手，准备好要去约旦了，可是这时约旦人却将格拉布本人也赶出来了。当武装进犯埃及开始后，施舍克里马上又以阿拉伯问题“专家”的身份去找侵略者，可是侵略不久就被爱好和平的力量击败了，施舍克里便无事可做了。

现在美国人恰好找到了这位失业的军事独裁者，并秘密地把他送到大马士革来了。

上校戴上了鬍鬚

星期五没有见着外交使节的汽车之后，纳吉姆按照和黄髮的美国人的约定，第二天十五时三十分再次来到莫哈吉林广场。这次是他一人：上尉因有要事留在自己的部队里了。纳吉姆在撑着帆布篷的夏季咖啡馆里找了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一瓶捷克的比仁牌啤酒开始等起来了。在广场的另一端有几个人在散步，由高处欣赏着市容。小树的蔭凉处有一群小孩在玩耍。

“莫哈吉林”一字的原意大概是逃亡者和移居者。很多年前这一地区就获得了这个名称。自从沙米尔^①暴动被镇压后，

① 沙米尔（约1798—1871年）高加索地区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沙米尔在高加索地区曾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伊玛目国）。1859年，伊玛目国被俄国军队摧毁，沙米尔被流放，死于麦加。

成千的契尔克斯人由高加索移居到土耳其。这时在离大马士革不远的地方，起初是出现了契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的营幕，而后是村庄。村子被称为“莫哈吉林”。意思就是“逃亡者”。人们在卡秀恩荒山的陡峭石坡上苦难地渡过了漫长的岁月。被苏丹掠夺的干旱和酷热的土地什么也不长，又没有水，移民们的生活很贫困。因此“莫哈吉林人”这个字又是“穷困者”的代用词。

过去村子离大马士革很远，可是现在却和城市连成一片了，并且完全改变了面貌。这是首都设备最完善的区域之一，美丽的新街道通往这个如同天上降下来楔入山间的广场上来。由这里望下去，是城市和一片绿野相间的美景。

左边可以看见重叠的石砌大楼和奥马雅德清真寺的高耸入云的塔尖。那里是首都的商业中心。右边展开了西古塔区的果园，远望如同一张羔羊皮一样。它们一直延伸到暗蓝色的翼别尔明尼阿山脉隐现的天边。在这块盆地的果园里，主要生长的是杏子。人们用它们做成浓果酱，然后压成大薄片，在阳光下晒干。卡马尔丁——东方的一种糖果就是这样制成的。阿拉伯许多国家的商人把这种著名的大马士革卡马尔丁贩运回国。

在绿色的果园环抱中，高聳起一连串的建筑：一个新医院在建设着，它将是叙利亚最大的医院。在它的后面是一排排如同双生子似的白色高大楼房。这是新梅泽——大马士革的郊区。在那儿市政府建筑了这些房屋，专为供应根据官方的统计列为所谓“小有产者”——小官员、工人、手工业者们住的。

纳吉姆未能长久地俯览市容。在规定的时刻，广场上出现了一辆挂着《CD—157》牌照的小汽车。转了两个圈子之后，停了下来。车中走出一位妇人。纳吉姆立刻就认出来了：这

是斯通夫人。她在廣場上散着步，取出畫冊來開始畫風景畫。在這個時候，樹蔭下和孩子們一塊玩的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用與他年齡不相稱的低音喊道：“瞧！女間諜，她在繪總參謀部的新大樓的圖形呢！”孩子們立即響應了自己同伴的發現，發出了可怕的喊聲。

——小畜生！……——斯通夫人埋怨地罵了一聲，迅速地走向汽車去。當保安人員到達吵鬧的地点時，只看到了一輛被孩子們嘲弄和被大人們耻笑已經去遠了的挂有外交牌照《CD—157》的小汽車。

納吉姆走到電話機旁，給阿卜杜拉上尉打了個電話：明天按照約定辦事。

8月11日，星期日那天，晚上十一點鐘，納吉姆和阿卜杜拉上尉往拉烏德街六號走去。途中一輛汽車追上了他們。開車的人做手勢請他們上了車，這是斯通。完全出乎阿卜杜拉的預料，他沒有在六號停下車來，而是在未達到目的地的前一段便把車子調轉頭來，他們長久地在大馬士革的夜晚的街道上行駛着，一會兒迅速向前奔，一會兒突然調頭往回走，或者沒有任何必要地在黑暗的小巷里停上幾分鐘，然後又開出來。阿卜杜拉上尉想着：“他怕追蹤吧？怎麼今天如此小心呢？”於是問道：

——我們去哪兒呢？

——現在您們將與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會見，——斯通答道。

最後汽車鑽進了一座邸宅的敞開着的大門。通過花園，在樓房背后的門前停了下來。斯通叩了兩下門。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細高个子的人開了門，並將上尉領到一間半地下室。斯通讓納吉姆留在車里，並說過五分鐘後，他將回來。

上尉等待着的房門开了。进来了一个手拿草帽的人。这是易卜拉欣·侯賽尼上校。阿卜杜拉这时准备好了会见任何人，但却没想到是叙利亞駐羅馬的武官。他无法掩飾自然的驚訝：

——怎么？您在這兒？在大馬士革？

侯賽尼擁抱了上尉。

——他們通知我很多人的名字。但是當我還不知道您，阿卜杜拉，也與我們同道時，我沒有同意來這兒和這些人會面。

阿卜杜拉好奇地問道：

——可是您如何出現在這兒的呢？

上校從草帽里取出假鬍鬚揮了几下答道：

——我的來此旅行是一個最利落的戲法。我靠着一份沙特阿拉伯的偽造護照，並在這個玩藝兒的幫助下到來的。

接着上校就轉入了正題：運動最低限度需要三個步兵營、一個騎兵營和一個坦克部隊。這些力量應該由阿卜杜拉保證提供。他需要更積極地進行招兵買馬。同時上校並肯定說，他將要求美國人給上尉更多的錢和所必需的一切情報。

我準確地知道，美國人會給我們很大的數目，大約三億到四億美元，——侯賽尼說道。

運動的開始時刻由美國人確定，上校繼續說。但是在這方面他還不完全依靠他們。因為他們太性急了。所以他請阿卜杜拉用特殊的密碼向羅馬通知他自己關於這方面的見解。

只要暴亂一開始，他，侯賽尼，就會再次出現在大馬士革。上尉應該供給他一輛坦克或裝甲車。侯賽尼的出現表面上好像是協助政府，而實際上是支援陰謀者們。

阿卜杜拉上尉暗暗地笑了，心想：“這個上校原來是個狡猾的無賴！他企圖同時腳踏兩條船。他打算坐在坦克中出現在大馬士革街頭，來觀察誰家取勝。如果陰謀者失敗了，他還可

能出来充当合法政府的拯救者呢！想得真美啊！”

这时开门的那个瘦美国人进来了。他一言不发，给侯赛尼暗示了一下，让侯赛尼随着他走。上校拿起自己的草帽和假鬍鬚告别后就走了。

阿卜杜拉向门口走去，但是在门坎上出现了壮汉，棕黄头发的杰頓。他重新让上尉坐下来，并和他进行了冗长而怠慢的谈话。最后他告诉上尉，暂时不能走，然后离开了。门上了锁。阿卜杜拉才开始明白了：他作了俘虏。

……当晚侯赛尼上校还会见了几个阴谋暴乱的军官。在霍华德·斯通家中举行的会议上，他称他们为“英雄”、“国家的救难者”。他要求在暴乱的最初就要干掉装甲兵部队司令巴舒尔将军和各旅的全部指挥官。

所有的军官都被美国人扣留在进行过会见的这几间屋子里达数小时之久。在这个时候，上校戴上假鬍鬚，通过国境线，到达黎巴嫩的拉雅克机场。在这里他马上搭乘了美国专机飞往罗马。

軍事独裁者幻想着未来

当穆罕默德·涅叶梅再次突然出现在卡达尔·哈姆扎中校家中时，他还躺在凉爽的澡盆中呢。被开除的中尉对接待他的佣人说，他刻不容缓地要会见中校，商谈非常重要和紧急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吗？——卡达尔穿着睡衣，披散着湿发出来会见客人时说道。

——您应该立刻去，大家都在等着您哩！

——会见应当再过数小时才举行呀！

——现在就举行，中校。

——啊，可是……可是我有事……

——人家要求您立刻去。

卡达尔穿上衣服走了。沿途他在思考着：“究竟誰是这些阴谋者的秘密‘首領’呢？为什么如此突然地改变会見的时间呢？担心敗露嗎？特別提防？也可能是……”他忽然想起来了，由于走得倉促，忘了帶手槍。

在拉烏德街的屋子內，斯通和黃髮的杰頓在等着他。卡达尔立刻就發現，美国人都很激动，一会兒这个人，一会兒那个人暂时离开房間，返回的时候互相耳語着。有人敲門了，斯通急急忙忙走出去。过了約摸五分鐘，他又轉回来了。

——一切都就緒了，我們走吧！

汽車在大馬士革西北市区的街道上行駛了半小時。斯通駕駛着車，杰頓坐在后座，不住地望着玻璃。汽車轉到一條寂靜的偏僻的街后，停在一所暗黑的房子旁边。

杰頓和中校留在一条走廊里，斯通在門后消失了。附近房間里的电灯都关着，只有走廊里亮着的微弱灯光通过虛掩着的玻璃門照着他們。

不多一会兒，斯通折回来了，他請卡达尔由右边通过。他領着中校到了一間不大的客厅里，指給他对面牆上的門之后就走了。

卡达尔推开門。沙發上坐着一位身穿淡棕色西服被三个美国女人圍着的人，在喝着“可口可樂”。卡达尔立刻就認出了他，这是阿迪布·施舍克里。

前軍事独裁者迎上来，張开两臂准备擁抱。

——您瞧，卡达尔，我到这兒流自己的血来了！——施舍克里說着阿拉伯的一句諺語，意思是他来这兒已將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顯得非常兴奋，話很多，竭力想說明自己的高

兴和自信。外表假装大胆，力图掩饰内心的恐惧……

卡达尔瞅了一下沙发上喋喋不休的女人们。失业的军事独裁者摆手说道：

——这是为了便于秘密活动，她们不懂阿拉伯话。接着又说——我们想改变现状，但是过去的事情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应该回忆它了，亲爱的卡达尔！让我们考虑未来吧！将来我们要借重您和您的部属。我保证您在国内将有重要的地位和舒适的生活。

军事独裁者的过去，对叙利亚人说来真是血海深仇！所以他决定为自己赔罪，甚至在阴谋者面前。

“首领”的命令是要保证有最大数量的武装参加者。把一切情况都报告给美国人，他们掌握着一切线索。在暴动前夕，卡达尔将获得精确的战斗计划。看来，他必须将一部分力量用来截断通向大马士革的一切道路。总参谋部将由配备装甲武器的一个专门部队加以占领。这个部队应该立刻消灭掉总部一局局长比兹里上校，三局局长尼福里上校和二局局长薩拉杰中校。

——这些人曾经掌握了政权。可是没有关系，他们的日子到了！——施舍克里恶毒地咒骂道。

说到这里，斯通进来了，看看表之后说道：

——我们再没有时间了。

卡达尔告别后出来了。黄发的杰顿截住说：

——现在走不安全，您在这儿等一等。黄发人把卡达尔领到邻室里，并将门锁上了。在这间禁闭室里中校待了两小时以上。

门的上部装着花紋玻璃，望过去很难看到什么，甚至连影子也难分清。然而卡达尔却判断得出来，大约有十五人，两三

人一組地分批進過施舍克里所在的那間屋子。並且是前一批走後下一批才進去。談話進行了五分到七分。然後萬籟無聲了。時間過得不能忍受的慢。卡達爾神經質地由房角走向房角。

最後門鎖一響，門打開了。一個年約五十歲的女人連一句話也不說地用手勢叫中校出來。卡達爾跟着她走。所有的燈都熄滅了。走到街上，卡達爾很快叫住了一輛從旁駛過的汽車，乘車來到總參謀部，把一切情況向有關當局作了報告。

獲得最可恨的前軍事獨裁者出現在大馬士革的消息之後，保安部立即採取了一切措施，以便將他截住。對所有的道路，國境綫上的據點和汽車都加強了監視。的確，所有陰謀暴亂的軍官和施舍克里會面後都被拘留了一小時半到兩小時的這一事實說明了，在這個時間里，美國人顯然是設法地把前軍事獨裁者很好地掩藏起來了，可能是把他送出國境綫了。搜索繼續進行着，然而這個曾經一度被敘利亞法院缺席判死刑的阿迪布·施舍克里失蹤了……

“飯已煮熟”

——從軍事方面看來，這件事是簡而易行的，——阿巴斯熟練地撥弄着念珠——按照信號，你們用兩個營的兵力占領電報局、無線電台、阿勒頗的交通樞紐，控制住通向城市的道路。必須保證牢靠地守衛住銀行。

——銀行？

——是，是！要注意，不要和銀行家發生爭吵，這些是有勢力的人物。

——我認為，我的兩個營不夠。

——您將還會有了一個營。這個營的營長在發動前將與您

取得联系，力量足够了。順便談談，您認為在哪兒開始發動最好呢？在阿勒頗呢？還是大馬士革？

——在大馬士革——首都。

——是的，但阿勒頗是最大的城市和工業中心，並且它還接近土耳其國境。

——大馬士革的局勢如何？可以確信事件的成功嗎？

——“飯已煮熟”，很快就要端上桌來了，——阿巴斯微笑道。接着他又補充說，對陰謀者來說，最危險的兩個中心乃是加塔那和卡薩衛戍部隊——但這兩部分已經沒有問題了。它們不可能聯合起來一致援助政府，全部軍官都將被捕或用另一種方式把他們隔離起來，技術裝備都將被破壞。卡薩的戰役將由一位著名的上校——裝甲兵專家來領導。

——過去的陰謀未成，是因為和我們發生聯系的伊拉克政治家們缺乏經驗，——阿巴斯繼續說。——現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運動成功的可能性很大，運動有美國在撐腰。

阿巴斯再次提醒他的對話者，法爾漢·扎爾馬卡尼，阿勒頗的暴動者的全部武裝力量的指揮將由他負責，並且叫他不要為同謀者的名字暫時需要保密這點而感到不安。秘密活動要求這樣。發動前夕這些軍官自己去找他，並將執行他的一切命令。

——噢！假如……

——假若政變失敗了，您和自己的人很容易在土耳其隱藏下來，那里有人會關心你們的。

至於大馬士革的事情，阿巴斯繼續說，他今天正等着由敘利亞來的官員，他將從美國人那里給他帶來有關陰謀細節的最後消息。美國人親自掌握這個運動。所有的線都在他們那兒匯合。為了預防失敗，他們對任何人也不信任，他們做得對。

无论如何，扎尔馬卡尼少校一定会及时知道一切的。在阿勒頗将有某一个人去找他，并借助于一个暗号与他取得联系：

——阿卜杜勒·沙特尔出院了嗎？——來人問道。

——他已出院了，并且取得了十天假期，以便完全恢复健康，——法尔汉應該这样回答。

——难道他已取掉了石膏嗎？——陌生人又問道。

对此問題應該不作答复。

——使用这个暗号上您那兒來的人，将全权代表传达發动的指示和計劃，并撥給必要的經費，——阿巴斯說到这里，結束了他的談話。

当扎尔馬卡尼來到过道时，他又看到了帶他來海濱这所房子的那两个沉默的壯漢。小伙子們站起來，跟着他走去。“根据裝束可以看出是些过去的軍人，”——少校想着。他們三人坐上汽車走了，汽車在聖乔治飯店附近的一條黑暗的小巷內停了下來，法尔汉明白了，應該下車。

法尔汉下車后，來到海邊，溫暖的海洋懶洋洋地在黑暗中拍濺着。聲音嘈雜，五光十色的貝魯特，从右方一串串的金黃色燈光由山上一直延伸到半圓形的港灣里。少校思索着近几天來的事件。

三天前，在阿勒頗，有两个不知名的女人來到軍官法尔汉·扎尔馬卡尼少校家中來拜訪，她們声称有重要的事情必須和少校單獨商談。其中一人發現法尔汉有点驚訝時，就解釋道：

——有特別重要的，有关事業的問題。

——你們想說什麼呢？——当只有他們留下后，法尔汉問道。

——我們有一封信要交給您。

——給我吧。

——这封信是您的朋友法达拉赫·阿布·曼苏尔給您的，——其中一个女人掏出信时低声說道。

信中写道：

“亲爱的法尔汉兄弟，我們希望您通过本信的送信女人立刻告知我們：

1. 在您的軍官中您可以依賴誰？您最信任的是誰？2. 阿勒頗軍官們的个别的情况与一般状况。3. 我們对您非常信任，当接到您的意見后，我們將都很重視您的（劳动与支出）。請把此信保存在可靠的地方直到需要的时刻。4. 在四十八小时內應該作答复。”

法尔汉放下信，站了起来，暗示談話已經結束了。然而在离开之前，这两个妇人坚持要他立刻去貝魯特一趟，并要他給2.3360打电话。她們說，显然少校不信任她們，因为他用保守的眼光瞧看她們，可是到貝魯特后，他自己将会查明一切的。

扎尔馬卡尼为了軍事問題和大馬士革的当局联系了一下，第二天就到貝魯特去了。他在炎熱的街上游逛了半天多，并不时地按照指定的號碼打电话，但是无人回答。一直到傍晚时才听到听筒中有了声音：

——我們在等着您，您在那兒？

接着，对方打听清楚了少校的服装特征，就讓他在諾曼第飯店对岸的第三棵棕櫚树旁等着。过了大約十五分鐘之后，棕櫚树旁停下了一輛汽車，一个健壯的小伙子从車子里面瞅着少校，点头示意請他上車。

在汽車里，法尔汉才知道自己是处于两名沉默而阴郁的护送兵当中。只有这时，他才想到他的旅行并非完全安全，因为他走向离朋友們很远的地方，而且是到外国的阴谋者們的老巢中去。还有这些女人……可能这是一种奸詐，或許是特意

将他誘到此地来的？据说女人是不幸的預兆。

車停在一所大楼旁，从旁可以听到海洋的嘈杂声。法尔汉和他的护送兵乘电梯来到三楼。在这兒少校会见了法达拉赫·阿布·曼苏尔。

——我很高兴，您对我的信有了反应，——逃亡罪犯說道。——而我們已經开始考虑了，可能您害怕了。因为您沒有給那两位太太答复。

——为什么要把女人糾纏到事件中来呢？

——不要有偏見，亲爱的法尔汉，我記不清了，我們在一塊服务的时候，好像您并不迷信。

法达拉赫說，他并没有被授权和他討論事件，他請少校等一等，而自己却走了，半小时后，他和两个另外的人回来了。

——阿巴斯，——曼苏尔介紹其中一人道，并暗示这就是被授权决定事件和討論行动计划的一位重要人物。而第二位先生始終一言未發。

……現在，法尔汉望着如同石油般的濃暗的海洋，追忆着所發生的事情。难道就如同这些人所断言的，軍隊真的就陷入了阴谋的迷魂陣嗎？自然，他們太夸張了，因为他們需要征集更多的同謀者，并給这些人灌輸成功的信念。然而，横竖一样，消息不好，很不好，不，女人的确是不幸的預兆。

——您要女人嗎，先生？这兒，就在跟前——法尔汉清醒过来，并看見旁边站着一个皮調匠，在貝魯特的海边这样人可真不少。

——女妖……

少校恶毒地咒罵着，迅速走开了。

會見未成

美國大使館的職員阿爾特·克勞茲結識了因為參與國內被禁止的國家社會黨的活動而被開除了的穆斯塔法·馬利基上尉，完全不是偶然的。美國人邀請他到自己家去，阿爾特觀察了前軍官四個晚上，第五個晚上就吸收他參與陰謀。於是，穆斯塔法就成了他的忠實助手，嚴格地執行着外交官的一切命令。

馬利基擔負着吸收被軍隊逐出來的軍官參與陰謀的任務，因為他們想重新恢復工作。阿爾特·克勞茲說，政變會給他們帶來這種可能性。率領部队的現役軍官在發動的前後都能獲得報酬，而被開除了的軍官只是在政變成功後方可獲得報酬。克勞茲發現了上尉臉上的不滿的表情後說道：

——不必擔心。全體參加者都將被提出研究，並將提高軍銜。他們將獲得被開除期間的全部薪金。一位上校銜的高級軍官專門負責此事，誰也不會被遺漏的。

為了証實上述情況，美國人給了穆斯塔法一千英鎊，用來作為他需要完成的一次不大的旅行的開支。他應該去阿勒頗，途中應該在哈馬市停留一下。美國人給了穆斯塔法指令，人名，地址以及同在阿勒頗的扎爾馬卡尼少校聯系的暗號。

哈馬是一座不大的城市，但很古老。小小的阿西河從市內流過，在市中心，河上裝着一些巨大的灌溉水輪——犀水車。急流轉動水輪，水輪將水一屏一屏地車到四五層大樓的高度，然後再倒入石槽中。照名字的字面講，這條水道還是“羅馬的奴隸修成的”。過路的旅行者們一定要停下來看看這個古老的奇蹟。

敘利亞人說，哈馬的居民有自己的一些特性。並且為了

使人們明白这种特性，他們講述着这样一段傳奇：

古时候，一个基督教傳教士，不是彼得，就是保罗，由耶路撒冷出發傳教去。他到过很多城市。有一天傍晚，他騎着自己的小毛驢來到哈馬，傳教士遇到的第一个居民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

——孩子，給你錢，——吝嗇的傳教士說，——給我 在你們市內买点什么东西，讓我能吃飽和喂自己的毛驢，然后愉快地过一夜。

过了一会兒，小孩回来了。他带来一个西瓜和找回的一半錢。傳教士發怒了，并开始罵起来。

——你是个愚蠢的老头！——孩子反駁道。——我滿足了你的一切願望，而且还交回你找来的錢。西瓜你自己吃了，皮可以喂毛驢，还能剩下瓜子，你嗑吧，保管你一夜也不会寂寞的！

傳教士想了想之后，繼續前進，他想：这个城市的人們太有洞察力和太講实际了，他的宗教在此地是找不到信徒的。至于真有此事否，不得而知，可是到現在为止，哈馬連一个基督徒也沒有。

所以，当穆斯塔法找到前上尉穆吉赫·扎比的住所后，和他交談，談話結束得要比客人所想像的早得多。穆斯塔法扯得很远。他說，他听一个住在黎巴嫩的叙利亞商人說，在軍隊中存在着某种运动……

如同真正的哈馬居民一样，扎比打斷了他，并直接問道，究竟馬利基想談什么。

穆斯塔法打开了地圖。他們商妥了，只要暴动一开始，扎比就到霍姆斯城去，与陰謀者匯合。再过两天，他們事先还要在大馬士革会一次面，并討論細節。

在阿勒頗，穆斯塔法會見了扎達少校，並轉達給他美國人的指令。扎達應該和法爾漢·扎爾馬卡尼會見，並盡全力支援他。會見時應使用暗號：“阿卜杜勒·沙特爾出院了嗎”等等。

8月9日，穆斯塔法·馬利基回到大馬士革。當天他就向阿爾特·克勞茲報告了旅行的結果與自己和扎達、穆吉赫·扎比以及其他一些軍官談話的情形。美國人通知說，大馬士革發動的一切工作都已準備就緒，明後天將最後決定暴動的日期。

8月11日，星期天；穆斯塔法再次會見了阿爾特。後者說，馬利基需要與預定佔領軍事警察營房的部隊聯合起來，為了能無阻地通過營房，到時候將通知陰謀者們通行的暗號。

——假若發動不能在8月14日如期開始，我和您將在當天會見——美國人在告別時說道。

可是這次會見未能成功，當晚馬利基就被捕了。

在二十四小時之內……

霍華德·斯通最後一次檢查了自己棋盤上棋子的分布情況，雜亂無章的秘密活動線索都在他手中匯合起來了。變成主要聯繫人的前中尉阿赫默德·蘇米克不停地奔跑於大馬士革和貝魯特之間，給在黎巴嫩的国家社会党的頭子們和敘利亞的陰謀者傳達着指示、消息和命令。

斯通得到了通知，国家社会党人從國外偷偷地把大批武器運進了敘利亞。秘密的武器庫設在拉塔基亞和幼發拉底的腊卡。斯通不喜歡和武器打交道，可是他却願意和武裝起來的帶兵的人們發生關係。所以武器也得算入自己的資產。

由逃亡的叛徒在國外編成了幾個分隊，他們將要越過國境線，加入陰謀者的隊伍。為此目的，斯通通過自己的代理人

阿里·厄尔-克胡什給法赫里上尉發布了命令，在暴動的那天，要占領大馬士革到貝魯特的道路，以保證這些分隊的順利通過和重要人物前往首都。

在斯通面前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一個上尉報告，他缺少二十名坦克駕駛員，到哪兒去找呢？在國外編成的匪徒分隊中發現了十名有問題的坦克手。上尉由於這個報告領到了一萬英鎊，以便“收買”這些不夠數的坦克手。“收買”時要挑選可靠的而去掉可疑的。

斯通也沒有忘掉報紙的作用。他知道，在暴動之後，將開始強大的人民示威游行，在組織人民的力量方面，進步的報刊起着巨大的作用。

穆罕默德·涅叶梅得到命令去會見一個不知名的人，此人將在大馬士革奧麥亞德旅館旁等着他，並交給他一筆款。這個陌生人的鈕扣孔上有一朵紅薔薇花。此人被委派來破壞印刷廠，迫使兩家有聲望報紙——“公眾輿論報”和“光明報”——停刊。

霍華德·斯通決定使暴動趕在敘利亞政府代表團從莫斯科和布拉格回來時開始。這樣，他想一箭雙雕。首先要向世界輿論表明，軍隊不贊成在那兒簽訂的條約。其次，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這些協定實現。

這段時期，敘利亞的經濟的確是經歷了很多困難。敘利亞傳統的出口商品——棉花、棉紗和小麥在國外市場上被美國人的勢力排擠掉了。本來，阿勒頗很多紡織廠的產品都是輸往伊拉克的。然而現在巴格達的商人們在美國人的壓力下廢除了優惠的合同。敘利亞的棉花和小麥向來是向歐洲的地中海國家出口的。今年，美國的壟斷組織向希臘、意大利和法國的市場上廉價傾銷了大批糧食和棉花。此外，他們還利用了他們

在这些国家的全部政治影响，以阻止叙利亚公司的活动。英、法、美排挤了老早就近东贸易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传统的大马士革定期集市。伊拉克石油公司修建的通过叙利亚的巨大油管停顿了，使成千上万的工人流浪在街头。

以哈勒德·阿泽姆为首的叙利亚政府代表团，先在莫斯科，后在布拉格，进行了成功的谈判，为叙利亚的经济发展开辟了光辉的前景。叙利亚获得了广阔而稳定的市场来销售自己的产品。此外，苏联给予叙利亚以优厚条件的长期贷款，还有各种技术和科学的援助。这些协定使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筹划的对叙利亚的经济封锁化为灰烬。

因此斯通非常着急。他组成了一个由非常复杂的、形形色色的成员组成的广阔的秘密活动网。他在心里检阅着自己的力量。他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明晰而完整的组织。地图上各个方位都出现了隔绝起来的阴谋者的黑线条。所有这些线条都互不吻合地向他伸来。阴谋不仅从结构上，而且从其参加者的组成上看来都是隔绝的。没有任何共同的思想或政治纲领将他们联合起来。叛变者，抱屈者，前次阴谋失败后的渣滓——这就是斯通自己用来秘密堆起的建筑物的材料。

甚至他不得不捧出两个阴谋的“首领”——侯赛尼上校和阿迪布·施舍克里。过去的军事独裁者的可厌的形影甚至在一些阴谋者之间也引起了对他的轻视。

可是，霍华德·斯通对参加者在政治上的分歧很少发生兴趣。他并不特别关心暴动后掌握政权的政府能否站住脚。美国人完全明白，就是阴谋者能够团结一致，人民也不允许他们长久地掌握政权的。斯通有另外一个目的：只要在这个“政府”存在的日子，使他能够宣布“共产主义威胁”，并立刻使“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生效就行了。

第六艦隊如同消防隊似的在敘利亞的沿海作了準備。“消防隊”只是等待着招喚。在政變之後，“政府”將給他們發出信號，那時他們就可以“合法”地使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了。而當這些戴白帽子的小伙子們在大馬士革、阿勒頗、拉塔基亞等城市的街道上躍躍的時候，陰謀者之間的意見分歧就沒有多大意義了。

斯通發出了開始暴動的信號。可是卻無人執行這個命令：陰謀者的主要人物都在一個晚上被捕了。

8月12日上午九時，敘利亞政府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聽取了總參謀部二局關於美國在軍隊中製造陰謀的報告。

這一天，敘利亞外交部秘書長薩拉哈·丁·塔拉齊於十三時四十五分向大馬士革美國大使館臨時代辦提出了一個聲明，敘利亞政府要求，大使館的三名工作人員：霍華德·斯通、弗蘭西斯·杰頓和武官莫洛伊上校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敘利亞，因為他們進行着為國際法所不允許的活動。

“花旗陰謀”粉碎了。

和平的烏雲

1957年8月底，紐約交易所發生了一次巨大的波動：一千五百家公司的股票價格暴跌，僅僅在三天之內，華爾街在經濟上的損失就達四十億美元。所有大跌價的行情報上都帶着這個字樣：“敘利亞！”

幾天之後，報紙上大嚷大叫地報導，美國總統取消了自己的休假並返回白宮，為的是對敘利亞事件發表“戲劇性的聲明”。據巴黎的一個雜誌報導，本來正在某一荒涼湖邊漫遊的“孤獨的，好像泰山一樣的”^①杜勒斯先生，也慌慌忙忙地趕回

^① 指美國小說和電影故事中的“人猿泰山”。——譯者

華盛頓，還在汽車上就異想天開地發表了一段反蘇聲明。

在杜勒斯向記者宣讀的總統聲明中，重複了一些陳詞濫調，似乎小小的敘利亞在威脅着“自由世界”的安全。

目光銳利的觀察家們更多地注意的是交易所證券的行情，誰也不去留心政治領袖們的聲明。交易所——這是資本主義有機體的脈搏，它不無原因地在狂熱中哆嗦着；美國間諜在大馬士革周密籌劃的陰謀失敗了。

這時帝國主義者就決定用另外一種辦法來制服這個愛好自由的阿拉伯小國。“現在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敘利亞的鄰國身上了！”——美國反動報刊這樣號叫着。杜勒斯急忙把自己信任的路易·漢德遜派往近東。據官方宣稱，漢德遜此行是為了“研究敘利亞的局勢”。可是他不知為什麼却認為，完成這個任務最好不在大馬士革，而在安卡拉。敘利亞外交部的聲明中說道：“假如漢德遜先生真有誠意的話，那就請他到敘利亞來，在這裡研究情況好了。”而路易·漢德遜是別有企圖的。

在報紙上登出來的無數照片中可以看到，杜勒斯的使節雙手提了兩個公事皮包，皮包從不離手，總不交給任何人。儘管他是這樣小心提防，但路易先生皮包里某些文件的內容還是走露了。這些文件包括有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訓令：從敘利亞的鄰國組織對敘利亞的武裝進攻。

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漢德遜同一些土耳其官方人士進行了會談。伊拉克國王由首相阿尤比陪同，還有約旦國王侯賽因也來到了這裡。漢德遜力求說服他們，但這幾個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無法答應他向敘利亞進攻。對他們來說，這就無異於自殺：人民不允許這樣做。約旦的君主感謝美國人慷慨地用飛機載運來送給他的一批軍火。可是他的軍隊卻只勉強能夠維持住使約旦人服從自己。說起來沒有一天國內沒有反對他

的宝座和美国主子的行动的。侯赛因对美国人微笑了一下，辞别出来就急忙飞往西班牙去休养，到远离自己不安宁的王国地方去散散心。

土耳其人詢問路易·汉德遜能不能保証事件会局限于“小战”。海外客人无法作出这样的保証，这样，安卡拉的人們便垂头丧气了。可是，美国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于是土耳其的軍用地圖上出現了長長的箭头。尖端一直指向叙利亞的城市：阿勒頗、拉塔基亞、霍姆斯和大馬士革。紧急調派了第八陸軍軍团包括三师多的兵力出动；这个軍团奉令立即从安卡拉附近开往叙利亞边境。从全国其他地区也有軍用列車陸續开到这里来。大約有七百輛坦克突然云集在沿国境界标一带，履帶發出嘩啦啦的响声，在这里，过去只有少数烟草走私販偷越边境。有三百多架噴气式飞机降落在接近叙利亞疆界的野战机場。

从設在倫敦中心的美国第六艦队司令部發出美国海軍駐大西洋东部和地中海的总部华尔特·蓬海軍上将的命令：第六艦队全体艦只立即在某一个“秘密地点”集結。航空母艦、巡洋艦和潛水艇从巴塞罗那、那不勒斯急急忙忙出海。“秘密地点”原来就靠近叙利亞的海岸。

过了一些时候，第六艦队——所謂“美国駐近东的消防队”——开始举行示威；这显然是恫吓叙利亞人。艦队进行了大規模的演習：陆战队向土耳其的弗拉基亞登陆。艦艇上的炮火齐鳴，直升飞机从甲板上騰空而起，像蝗虫一般遮住了半边天。

⑤ 运输艦忙碌地向土耳其港口运送武器和彈藥，包括美国空軍最新式的“F—100超賽波”型噴气式飞机——这是美国空軍的驕子。在叙土边境上不断發生射击事件。和平被烏云籠

罩了……

这时从苏联首都发出了强硬的呼声：“叙利亚并不是孤独的。它有忠实可靠的朋友。”

坚强的神经

每天早晨，在我住的旅館对面的出租汽車停車場上，总是停着一輛一点也不算新，但却十分整潔的半轎式汽車。可以看得出来，汽車的主人對車子是愛護備至的，這位先生長着一頭黑髮，青銅色皮膚，一雙活潑明亮宛如兩塊黑炭球一般的眼睛。平常總是坐在方向盤旁邊，手里拿着報紙看。我時常坐他的車，因此就像老朋友似地時常見面。他的名子叫做哈里爾·伊薩姆。他從老遠一看到我，就用他自己的話喊道：“薩里亞姆

阿列依庫姆！”接着就打開車門。每次我們的談話都是由他從同一個問題開始：

——“阿赫梁 華—沙格梁”用俄語怎么講呀？

——多勃洛 波夏洛瓦奇（意思是“歡迎”——譯者）。

——多勃利 頗沙里維！科伊斯——卡拉紹！（即俄語的“好”字，這裡是外國人的生硬讀音。——譯者）

然後開始評述最近的時事。他很喜欢談論政治。恐怕再也不會有一個國家像敘利亞這樣全國上下热衷于討論政治問題了——從學生一直到部長。

現在哈里爾又繞着圈子開始談起來：

——您關於神經這個問題怎么想法？

——？……

——瞧，報紙上這樣寫着：“美國加緊對敘利亞進行神經戰”——他頭轉向報紙瞥了一眼說道。——枉費心機。我們的神經很堅強。難道您在我們這兒看到有一個敘利亞人害怕起

来了嗎？可是当边境上出現了敌人的坦克时，那就无法袖手旁觀了。昨天我已經報名参加国民自衛队。

——您去参加議会的常会开幕嗎？——哈里尔又問我。当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补充說：在那兒您就可以看到，議會里会討論这个問題的。

司机用手指了指汽車的擋風玻璃。在右上角有一个不大的圓孔，周圍散出蛛網狀的裂紋。这个圓孔是1945年5月出現的，哈里尔說。在这件事情不久以前，多次流血武装起义后，法国最高專員被迫恢复了1930年的宪法，根据这个宪法宣布叙利亞为共和国。但是全部政权还在殖民者的手中，外国軍隊照旧盘据国内。因此人民爭取独立自由的斗争並沒有平靜下来。

1945年5月全国許多城市發生了巷战。在大馬士革，一大群武装的爱国者占据了議會大厦。占領軍向他們开炮轟击。那时哈里尔用他的在当时还很新的汽車，往議會运送子彈，同时从那里运走伤员。这个小圓孔是殖民者的子彈打穿的，使人在今天想起那些战斗的日子。

在連接會議厅的一个前厅里面，有一位熟識的叙利亞記者指給我看一个旧大厦部分的小模型。熏得黑黑的殘破牆壁，坍塌的屋頂，打碎的玻璃窗……这是叙利亞議會被法国轟炸后的景象。

——現在，当新的殖民主义者又闖进国内的时候，——他說，——这个小模型就特別生动地令人回忆起帝国主义者給共和国带来了什么。

我們走进會議厅，这个大厅真正可以称得起是民族艺术的杰作。美妙的阿拉伯式花紋裝飾着它的牆壁，各色木料和蚌壳作成的細工鑲嵌裝飾着的飞檐、立柱、門窗孔和厢座的拱門。巨大的圓厅上面是个圓頂，圓頂輕巧通風，裝飾着美丽的

閃爍發光的花邊。

議員們坐在下面的長椅上，長椅在主席台的前面排成半圓形，主席站在裝設在一個寬敞的特殊壁龕里的高台上。指定給外交使團、新聞記者和來賓的兩排坐位，這時已經坐得滿滿的了。

10月15日開幕的議會常會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在這次會議上選舉了議會主席。推舉出來兩個候選人（這個席位在國內就它的重要性說僅次於共和國總統）：阿克拉姆·豪拉尼——他是由議會聯合陣綫推舉的，這個組織的代表是現政府的組織者——和納其姆·庫得昔——這是人民反對派推舉的。在選舉的前夕，報紙上廣泛地討論議會主席的選舉結果。有人預言阿克拉姆·豪拉尼的勝利；這是和政府的政治方針有關的，這個方針就是要鞏固國家的獨立。

開始投票了。職員們把一些巨大的玻璃投票箱搬進大廳。每個議員都把自己所選的候選人名字寫在選票上，並投入箱內。然後把箱里的選票倒在主席台上，台後坐着議會的一位長者。他翻動選票，慢慢地唱票：

——豪拉尼，庫得昔，豪拉尼，豪拉尼，庫得昔，豪拉尼……

許多議員在紙上畫杠計算着選票數目。記者席及兩廊旁聽席也有人屈指在計算和画杠。主席還沒有計算完，兩廊就發出了瘋狂的鼓掌和歡呼聲：阿克拉姆·豪拉尼當選了。主席台上的錘聲響了好幾分鐘，讓歡騰的兩廊安靜下來：群眾在表示慶祝阿拉伯民族政策捍衛者的當選，慶祝統一政策的勝利……

過了幾天，反對黨首領馬阿魯夫·達龍利比在議會中聲明說，在當前敘利亞國內不安時期——面對着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和威脅，反對黨撤回自己的不同意見，把本黨一切力量統統

交給政府支配。

全民族为了抵禦侵略者而團結起来了。

“紅色的百万富翁”

当我到国务部長兼国防部長哈勒德·阿澤姆的官邸去談話时，我原想在那里会看到加强的武装戒备。因为不久以前，報紙上曾經报导关于一樁阴谋破坏的消息：有人向哈勒德·阿澤姆官邸投擲手榴彈。显然，尚未落網的殘余阴谋者在發泄自己的失敗情緒。

然而我並沒有看見士兵，只看到几个刷墙的工人，他們在巨大的尚未完成的建筑物大門口冲对着灰浆。

我和同行者一起走进电梯，不知道應該到那一層去。我們选定了当中的一層——第三層。上去以后，發現原来那里还堆着石灰、沙土和其他建筑材料。工人們告訴我們下楼，因此我們就沿着华丽的还未装上栏杆的白大理石楼梯走下去。在二層楼的一間寬敞的前厅里是空空洞洞的。这时我的朋友就大声喊了一下，料想一定有什么人答应。随着他的呼喚声跑出来一只白色的長毛鬚毛狗，后面跟来一个年岁不大的小姑娘。她把我們領进一間办公室，室內布置得富丽堂皇，十分考究。

一分鐘后，主人出来了——他是一个上了年紀的人，但很結实，微微有些駝背，穿一件薄薄的西服襯衫和一双便鞋。稀疏的头髮像白絨一样遮蓋着圓圓的粉紅色的头頂，透过一副大玻璃眼鏡，可以看見他那精神飽滿而銳敏的眼睛。緊閉的嘴唇和陡峭的下頰說明他那堅強的意志。

哈勒德·阿澤姆是当前叙利亞最大的政治家之一。他的學問淵博，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和財政專家，拥有巨大財富。西方報紙都把他称为“紅色的百万富翁”，而且把他形容成

好像是要在叙利亞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人。这使我想起了查尔斯·卓別麟最近的一部影片，在这部影片里，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宣布某国国王是一个“共产党员”……

当阿澤姆回答我的关于他的政治活动目的是什么的問題时，他簡簡單單地答复說：

——国家的民族独立，阿拉伯民族的大团结。

所有阿拉伯各国人民都有团结一致的願望，——部長說。
——但是某些国家的执政者的立場却很不坚定。他們以为外国人可以保护他們。但是我相信，埃及和叙利亞^①的政策是最好而且是最正确的政策，它一定会得到胜利，所有阿拉伯国家也一定会以不同的方式联合起来。

当話头轉到美国阴谋敗露以后帝国主义者馬上在边境进行侵略活动和軍事挑釁来威胁的时候，哈勒德·阿澤姆說：

——我們不怕这种威胁，我們对前景是充滿信心的。我們的信心建筑在三种因素上面：第一，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团结一致，人民对殖民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憎恨；第二，我們的年輕军队已經很好地武装起来，并且做好了反抗侵略的战斗准备；第三，国际友人的支持，他們是坚决站在保卫和平的一边的。

現在，在阴谋敗露以后，——国防部長繼續說，——叙利亞的军队已經团结起来，指揮这些军队的都是爱国的軍官，是殖民主义的对头。武装部队中已經清除了帝国主义者走狗。

我問到阿澤姆先生关于叙利亞的經濟發展前景。

——我毫不怀疑，——他答道，——最近时期內叙利亞就可以进入經濟繁荣的时期。苏叙經濟协定将在这方面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根据我們的請求，苏联專家研究了我国的資源并

① 埃及和叙利亞已于1958年2月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譯者

編制了自己的報告書。如果實行俄羅斯工程師所建議的設
計方案，就可以使國家收入增加兩三倍。

我們的任務，是盡速實現這些方案，如能成功，那就可以
達到全國的繁榮。在這個工作上我們是要依靠蘇聯幫助的。

敘利亞和蘇聯用牢不可破的友誼聯結在一起，這種友誼
在危難的日子里受過了考驗。我相信，誰也破壞不了它，——
哈勒德·阿澤姆結束談話時說。——帝國主義者往往說，好像
蘇聯要在敘利亞得到軍事基地。這都是胡言。然而，蘇聯在敘
利亞確是有了許許多多基地，只是它們不在港口，也不在飛機
場，而是在敘利亞愛國主義者的心上，這些人熱愛并感謝偉大
的友邦。

斯大林格勒的榜樣

我們在夜間很晚才來到阿勒頗城，車子停在奧馬雅德旅
館門口。

——有空房間嗎？——我問看門人。

——請。十八個里拉一天。

——好。

——請拿出您的護照看看。

——這就是。

——俄羅斯人？

——您說得對。

——減價三成。

——為什麼？

——表示友好。

坐在桌旁一位上了年紀的人，手里拿着報紙，端着一杯咖
啡在喝，聽見我們的談話，便站了起來。他走到我跟前伸手過

来。

——謝謝，衷心地感謝！——他一面說，一面很亲熱地握着手。——这里就写着，——他指了指報紙，——霍洛曉夫先生說，苏联决不遺弃患难中的叙利亞。叙利亞永远不会忘記这一点。

“霍洛曉夫”——这是近东国家許多人對尼·謝·赫魯曉夫的稱呼，因为这个字音接近俄語中“赫洛曉”（意即“好”——譯者）的發音，而這個字在埃及和叙利亞等阿拉伯國家是普遍應用的。

老人原來是隔壁汽車修理廠的機械師，他再一次地和我握手說：

——我們有句俗語：“心心相印”。這是說兩個人親如兄弟。我想這句話，不但可以對於個人這樣說，而且也可以應用於兩國人民。

看門的、開電梯的、送信的，還有坐在一間不大的前廳的一些什麼人，都走到我跟前，每個人都輪流和我握手。

老人把報紙放在桌上，拿起立在牆邊的一枝槍來。

——今天才領到的，——他指着槍支說。——阿勒頗市的許多居民都領到步槍和自動步槍保衛城市。要知道，敵人离得很近呢！敵人要是來到就得迎戰。

阿勒頗城离土耳其边境只不过几十公里，那里約有七百輛坦克虎視眈眈地對着我們，只是等待着進攻的信号。在土耳其总司令部作战文件里——这是在美国軍事專家監視下編制的——开始进行武装干涉的日期是以密碼字母“D”表示的。土耳其飞机时时侵犯阿勒頗附近的叙利亞領空。“不明”國籍的飞机时时飛进叙利亞的內地。它們从海上飛來，那里停有美国第六艦隊的艦只。

敘利亞國內傳布着一個口號：

——公民們，拿起槍來！國家到了危險關頭！

我備有一封致當地一位工程師拉士德·哈蘇爾的介紹信，請他帶我參觀阿勒頗。一早我就去找他。工程師沒在家。一位穿黑長袍的白髮老婦人說：

——他在自己的營部。

——難道哈蘇爾先生參軍了嗎？

——在這種時候每個男人都是士兵。但是女兒也會射擊。昨天她來對我說：“媽媽，我五次打中了紅心”。天知道，我可並沒有罵她，雖然打槍這種勾當不是婦女們的事。您可以到城堡去，拉士德一定在那里，——臨別時婦人這樣說。

城堡在市中心，在一個巨大的圓圓的平頂土崗上。它的黃色的錐堞形塔樓聳入雲霄，穩穩地佇立在這整個地區上面蔚藍的天空中。一條三十來公尺寬的深溝，平時注滿了河水，像條環帶似地圍繞着山丘。

看守城堡的古迹管理員阿卜杜拉·庫爾基領我進入城堡里。從那高高的城垛口可以看到阿勒頗全市——敘利亞最大的城市，五顏六色，光輝燦爛，宛如一條東方式的花毯。黃色的寬闊城牆，很像一條帶子圍繞着一些廢墟——坍塌的拱門、倒下的立柱、埋在土里的扶梯。

——如果把這個城堡座落的小山，從縱面切成兩半，——管理員說，——那麼這裡的土層就很像一本巨著的書頁。這些書頁將告訴我們，這個國家從遙遠的古代直到今天蓬勃的歷史。這個城堡已經存在了二千五百年。不知道多少外來的征服者看見過它那灰白的石頭；在它的城廓附近，曾經進行過巴比倫帝王、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的部隊、羅馬的兵團、波斯人和拜占庭人的戰爭。它看見過十字軍，看見過蒙古人，看見過埃

及国王的近衛騎兵，土耳其奧斯曼人曾經占領过它。

这里交杂着古代遗迹和近代的史迹。

——您看到那些建筑物嗎？——阿卜杜拉·庫尔基指着遙远的城墙附近的一群矮矮的建筑物說。——这是法 国远征軍的兵营；那是在我国最后的占領軍。

他領我参观了不久前發掘的一座羅馬式宮 廷的內苑，还有土耳其式的地下室、古代的清真寺和已經坍塌的拜 占庭人修建的庙宇。

——十三年前这座庙宇的牆壁还裝飾着 古代的瓷磚，上面描繪着阿拉伯式美妙无比的花紋。这种瓷磚的优美 您 可以在这張照片上看起来，——管理員說，同时指着剝落了的牆上挂着的小照片。

——可是瓷磚在哪里呢？把它們送到陈列館了嗎？

——不是，这些瓷磚被殖民主义者在撤退时运走了。这是今日的城堡，——阿卜杜拉·庫尔基指着前面說。

廣場上聚集了几百男人。一些人排列着队伍，另一些成群地坐在草地上，他們在學習拆卸自动步槍，还有一些人在練習扔手榴彈。这是民兵在接受战斗訓練。

这里聚集了各种各样职业和不同集团的人。戴着土 耳 其式帽子的白髮老人和穿着工厂兰色襯衫的少年并肩站在队伍里，头戴礼帽衣冠楚楚的男子旁边，站着 一个身穿阿拉伯民族服装的人。

我同拉士德·哈苏尔第二天早晨才見面。

——現在由于政府号召，人們都在修建环城堡壘，——拉士德說，并劝我到那里去。

成群的市民帶着鋤头鉄錘去到阿勒頗北郊。这里 在城郊的土崗上聚集了許多人。省長依司馬依尔·庫里对 他們講話：

——到这里来保衛祖国城市的人們中間，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有各个宗教的执事。我們在武装干涉威胁的前面团结一致，在全民的团结里，表现了我們的力量。斯大林格勒向我們显示了团结一致和坚忍不拔的偉大榜样。我們大家肩并着肩前进，如果侵略者前来，我們的城市对他們來說就会成为斯大林格勒！

——阿什！阿什！阿什！——人們的欢呼声湮沒了省長最后的話，大家高举起攢紧的拳头、鉄鎚和鋤头。

和平的胜利

随在阿勒頗的后面，大馬士革的市民也起来加强对城市的保衛。11月1日共和国政府宣布了“公民自衛周”。总統舒克里·庫阿特利也拿起鉄鎚来参加大馬士革附近城防工事的建筑。

当时正有一些开罗举行的亞非人民团结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委員留在市內。他們也决定在保衛叙利亞防止帝国主义者侵襲的威胁的劳动中贡献一分力量。

我看見有千百只手伸向正在壕沟里用鉄鎚工作的印度国會議員阿努普·辛格，和委员会里的他的朋友們——中国、日本、埃及与其他各国的代表。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都在呼吁保衛叙利亞的独立，反对战争威胁。殖民主义者的罪恶阴谋在联合国大会上被揭發出来了。許多阿拉伯国家声明說：如果叙利亞遭到武装进攻，他們将立即起来援助。

在大馬士革美国人住宅里举行的参加阴谋者的秘密会议后逃走的阿迪布·施舍克里，一个月后出現在土耳其。在那里，这个失业的独裁者匆忙地組織了由逃亡政客和阴谋者組成的

“叙利亚政府”，他急躁地等待着他在武装干涉者的车队中进入大马士革的那一天。

武装干涉失败了。不喜欢多花钱的主子，停止发给这个“政府”的生活费，因而它就垮台了，也就是说，这个“政府”的各个“部长”都干起自己的勾当——投机倒把，维持生活。

原先的独裁者又失业了，现在很想找主子从新效劳。但是，今天光顾逃亡的独裁者的人已经不多了……

美国国务院策划的一次反对和平的巨大挑衅失败了。战争的乌云已经开始消散。